

幻滅

幻滅

幻滅

茅盾著

開明書店

幻 滅

每冊售價人民幣 3,500 元

四 (幻1634)

著 者	茅 盾
出 版 者	開 明 書 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 50 號)
印 刷 者	永 盛 協 印 務 局 (上海長壽路 74 號)
發 行 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聯合組織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北京絨線胡同 66 號)
各地分店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1930年5月初版

45P. 32 K

1939年2月八版

1951年10月二十版 (27001—30000)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我討厭上海，討厭那些外國人，討厭大商店裏油嘴的伙計，討厭黃包車夫，討厭電車上的賣票，討厭二房東，討厭尊站在馬路旁水門汀上看女人的那班癩三……真的，不知爲什麼，全上海成了我的仇人，想着就生氣！」

慧女士半提高了嗓子，緊皺着眉尖說：她的右手無目的地摺弄左邊的衣角，露出下面的印度紅的襯衫。

和她並肩坐在牀沿的，是她的舊同學章女士：年約二十一、二，身段很美觀，服裝極幽雅，就只臉色太憔悴了些。她見慧那樣憤憤，頗有些不安，拉住了慧的右手，注視她，懇切地說道：

「我也何嘗喜歡上海呢！可是我總覺得上海固然討厭，鄉下也同樣的討厭；我們在上海，討厭牠的喧囂，牠的拜金主義化，但到了鄉間，又討厭鄉村的固陋，呆笨，死一般的寂靜了；在上海時，我們神昏頭痛；在鄉下時，我們又心灰意懶，和死了差不多。不過比較起來，在上海求知識還方便……我現在只想靜靜兒談一

「讀書。」她說到「讀書」蒼白的臉上倏然掠過了一片紅暈；她覺得這句話太正經，或者是太誇口了；可是「讀書」兩個字實在是她近來唯一的興奮劑。她自從去年在省裏的女校鬧了風潮後，便很消極，她看見許多同學漸漸地丟開了鬧風潮的正目的，卻和「社會上」那些仗義聲援的漂亮兒去交際——戀愛，正合着人家的一句冷嘲，簡直氣極了；她對於這些「活動」發生極端的厭惡，所以不願熱心的同學嘲笑爲意志薄弱，她就半途抽身事外，她的幻想破滅了，她對一切都失望，只有「靜心讀書」一語，對於她還有些引誘力，爲的要找一個合於理想的讀書的地方，她到上海來不滿一年，已經換了兩個學校，她自己也不明白她的讀書抱了什麼目的；想研究學問呢？還是想學一種謀生的技能？她實在並沒仔細想過。不過每每別人發牢騷時，她總不自覺地說出一現在只想靜靜兒讀點書——這句話來，此時就覺得心頭寬慰了些。

慧女士霍地立起來，兩手按在章女士的肩胛，低了頭，她的小口幾乎吻着章女士的秀眉，很快地說道：「你打算靜心讀書麼？什麼地方容許你去靜心讀書呢？看看你的學校！你看看你的同學！他們在這里不是讀書，卻是練習辦事——練習奔走接洽，開會演說，提議決議罷了！」她一面說，一面捧住了章女士的面孔，笑道：「我的妹妹，你這書獃子一定還要大失望！」

章女士半羞半怯不以爲然的，推開了慧的手，也立起身來，說道：「你沒有逢到去年我受的經驗，你自然不會了解我的思想何以忽然變遷了。況且——你說的也過分，他們儘管忙着跑腿開會，我自管讀我的書！」她拉了慧女士回到靠窗的小桌子旁坐下，倒了兩杯茶，支頭凝眸，無目的地看着窗外。

章女士住的是人家邊廂的後半間，向西一對窗開出去是曬臺，房門就在窗的右旁，朝北也有一對窗，對着放了張書桌，臥牀在書桌的對面，緊貼着板壁；板壁的那一面就是邊廂的前半間，二房東的老太太和兩個小孫女兒住着。書桌旁邊東首的壁角裏放着一只半舊的籐榻，書桌前有一把小椅子，慧女士就坐在這椅上，章女士自己坐在書桌右首深埋在西壁角的小櫈上。

房內沒有什麼裝飾品，書桌上堆了些書和文具，卻還要讓出一角來放茶具，向西的一對窗上灑了半截白洋紗，想來是不要走到曬臺上的人看見房內情形而設的，但若章女士坐在籐榻上時，曬臺上一定還是看得見的。

「你這房，窄得很，恐怕也未必靜，怎麼能够用功呢？」慧女士喝了一口茶，眼向着向西的一對窗，慢慢地說。

章女士猛然回過頭來，呆了半晌，纔低聲答道：「我本來不講究這些，你記得我們在一女中同住的房間比這還要小麼？至於靜呢，我不怕外界不靜，就怕心裏——靜——不——下來。」末了的一句，很帶幾分幽怨感慨。剛果自信的慧，此時也似受了感觸，很親熱地抓住了章女士的右手，說：「靜妹，我們一向少通信，我不知道這兩年來你有什么麼不得意，像我在外這兩年，真是甜酸苦辣都嚐過了，現在我確信世界上沒有好人，人類都是自私的，想欺騙別人，想利用別人。靜，我告訴你，男子都是壞人，他們接近我們，都不是存了好心，用真心去對待男子，猶如把明珠丟在糞窖裏。靜妹，你看，我的思想也改變了，我比從前老練了些，是

不是？」

她微微嘆了口氣，閉了眼睛，像是不願看見她想起來的舊人舊事。

「哦……哦……」靜不知道怎樣回答。

「但是我倒因此悟得處世的方法。我就用他們對待我的法子回敬他們呵！」慧的粉渦上也泛出淡淡的紅暈來，大概是興奮，但也許是因為想起舊事而動情。

沈默了好幾分鐘。

靜呆呆地看着慧，嘴裏雖然不作聲，心裏卻擾亂得很。她辨出慧的話裏隱藏着許多事情——自己平素最怕想起的事情。靜今年只有二十一歲，父親早故，母親只生她一個，愛憐到一萬分，自小就少見人，所以一向過的是靜美的生活。也許太嬌養了點兒，她從未夢見人世的污濁險巖，她是一個耽於幻想的女孩子。她對於兩性關係，一向是躲在莊嚴、聖潔、溫柔的錦幃後面，絕不會挑開這錦幃的一角，看看裏面是什麼東西。她並且是不願挑開，不敢挑開。現在慧女士的話卻已替她挑開了一角了，她驚疑地看着慧，看着她的兩道彎彎的眉毛，一雙清澈的眼睛，和兩點可愛的笑渦；一切都是溫柔的淨麗的，她真想不到如此可愛的外形下卻伏着可醜和可怕。

她衝動地想探索慧的話裏的祕密，但又羞怯，不便啓齒，她只呆呆地咀嚼那幾句話。

慧臨走時說，她正計畫着找事做，如果找到了職業，也許留在上海領略知識界的風味。

二

一夜的大風直到天明方纔收煞，接着又下起牛毛雨來，景象很是陰森。章女士拉開蚊帳向西窗看時，只見曬臺上二房東太太隔夜露着的衣服在細雨中飄蕩，軟弱無力，也像是夜來失眠。天空是一片灰色，街上貨車木輪的巍巍的重響，從溼空氣中傳來，分外滯澀。

靜不自覺地嘆了口氣，支起半個身體，惘然朝曬臺看。這里露着的衣服中有一件是淡紅色女人的襯衫，已經半舊了，但從牠的裁製上還可看出這不過是去年的新裝，並且暗示衫的主人的身分。

靜的思想忽然集中在這件女衫上了。她知道這衫的主人就是二房東家稱爲新少奶奶的少婦。她想：這件舊紅衫如果能够說話，牠一定會告訴你整篇的祕密——牠的女主人生活史上最神聖，也許就是最醜惡的一頁；這少婦的歡樂，失望，悲哀，總之，在她出嫁的第一年中的經驗，這件舊紅衫一定是目擊的罷。處女的甜蜜的夢做完時，那不可避免的平凡就從你頭頂罩下來，直把你壓成粉碎。你不得不捨棄一切的理想，停止一切的幻想，讓步到不承認有你自己存在。你無助地暴露在男性的本能的壓迫下，只好取消了你的莊嚴聖潔。處女的理想和少婦的現實，總是矛盾的；二房東家的少婦，雖然靜未嘗與之接談，但也是這一個溫柔怯弱幽怨的人兒，該不是例外罷。

靜忽然掉下眼淚來。是同情於這個不相識的少婦呢，還是照例的女性的多愁善感，連她自己也不明白。

但這些可厭的思想，很無賴的把她纏縛定了，卻是事實。她憎恨這些惡毒思想的無端襲來。她頗自訝爲什麼自己失了常態，會想到這些事上。她又歸咎於夜來失眠，以至精神煩悶。最後，她又自己寬慰道：這多半是前天慧女士那番古怪閃爍的話引起來的。實在不假，自從慧來訪問那天起，章女士心上常若有事件難以解決，她幾次拿起書來看，但茫茫的看了幾頁，便又把書拋開。她本來不多說話，現在更少說。周圍的人們的舉動，也在她眼中顯出異樣來。昨日她在課堂上和抱素君說了一句「天氣真是煩悶」，猛聽得身後一陣笑聲，而抱素君也怪樣的對她微笑。她覺得這都是不懷好意的，是侮辱。

「男子都是壞人！他們接近我們，都不是存了好心！」

慧的話又在耳邊響起來。她嘆了一口氣，無力地讓身體滑了下去。正在那時，她彷彿見有一個人頭在圍臺上一伸，對她房內窺視。她像見了鬼似的，猛將身上的夾被向頭面一蒙，同時下意識地想道：「西窗的上半截一定也得趕快用白布遮起來！」

但是這斗然的虛驚卻把靜從灰色的思潮裏拉出來，而多時的興奮也發生了疲乏，竟意外的又睡着了。

這一天，靜沒有到學校去。

上午，靜接到慧寫來的一封信。

「靜妹：昨日和你談的計畫，全失敗了；三方面都已辭絕！咳！我想不到找事如此爲難。我的大哥對我說：『多少西洋留學生，學士碩士博士，回國後也找不到事呢。像你那樣只喫過兩年外國飯的，雖然懂得幾句外國話，只好到洋行裏做個跑樓；然而洋行裏也不用女跑樓！』」

「我不怪大哥的話沒理，我只怪他爲什麼我找不到事，他反到自喜幸而料着似的。嫂嫂的話尤其難受，她勸大哥說：『慧妹本來何必定要我事做，有你哥哥在，還怕少喫一口苦粥飯麼？』我聽了這話，比尖刀刺心還痛呢！」

「靜妹，不是我使性，其實哥哥家裏不容易住；母親要我回鄉去是要急急爲我『擇配』；『嫁了個好丈夫，有喫有用，這是正經』；她常常這麼說的。所以我現在也不願回鄉去。我現在想和你同住，一面還是繼續找事。明天下午我來和你面談一切，希望你不拒絕我這要求。」

定 慧 五月二十一夜。

慧捏着信沈吟。她和慧性格相反，然而慧的爽快剛毅有擔當，卻又常使靜欽佩。兩人有一點相同，就是嬌養慣的高傲脾氣。所以在中學時代，靜和慧最稱莫逆，但也最會嘔氣吵嘴。現在讀了這來信，使靜想起三年前同宿舍時的情形，宛然有一個掀起小嘴，微皺眉尖的生氣的「嬌小姐」——這是慧在中學裏的綽號——再現在眼前。

回憶溫馨了舊情，靜對於慧愛起來。她將自己和慧比較，覺得自己幸福得多了；沒有生活的恐慌，也沒有哥哥來給氣她受，母親也不在耳邊絮聒。自己也是高傲的「嬌小姐」，想着慧忍受哥哥的申斥，嫂嫂的冷嘲，覺得這樣的生活，一天也是難過的。

靜決定留慧同住幾時，爲了友誼，也爲了「對於被壓迫者的同情」。況且，今晨曬臺上人頭的一伸，在靜尤有餘驚，那麼，多一個慧在這裏壯壯膽，何嘗不好呢。

下面二房東客堂裏的掛鐘，打了三下，照例的骨牌聲，就要來了。靜皺着眉尖，坐到書桌前補記昨日的日記。

牌聲時而緩一陣，時而緊一陣，又夾着爆發的譁笑，很清晰地傳到靜的世界裏。往常這種喧聲，對於靜毫無影響，她總是照常的看書作事。但是今天，她補記一頁半的日記，就停了三次筆。她自己也驚訝爲什麼如此心神不寧；最後她自慰地想道：「是因爲等待慧來，她信裏說今天下午要來，爲什麼還不見來呢？」

牛毛雨從早晨下起，總沒有停過，但亦不加大；軟無力的溼風時止時作。在靜的小室裏，黑暗已經從壁角爬出來，二房東還沒將總電門開放，電燈在黑暗的圍攻中很無聊的空掛着。靜躺在藤榻上默想。慧還是沒有來。

忽然門上有輕輕的彈指聲。這輕微的擊浪壓倒了下面來的高出數格的牌聲笑聲，刺入靜的耳朵。她立刻站起，走到門邊。

「我等候你半天了。」她一面開門，一面微笑地說。

「密司章，生了病麼？」進來的男子問。「哦，你約了誰來談話？」他又加一句，露着牙齒嘻嘻的笑。

靜有些窘了，覺得他的笑頗含疑意，忙說道：「沒……有。不過是一個女朋友罷了。」同時她又聯想到昨天在課堂上對他說了句「天氣真是煩悶」後他的怪樣的笑；她現在看出這種笑都有若干於己不利的議論做背景的。她很有幾分生氣了。

抱素在書桌前的椅子上坐了一雙眼閃爍地向四下裏瞧。靜仍舊回到她的講稿上。

「今天學生會又發通告，從明天起爲『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宣傳週』，每日下午傳課出發演講。」抱素向着靜，慢慢地說。「學校當局已經同意了。本來不同意也沒有辦法。周先生孫先生本已請了假，所以明後天上午也沒有課。今天你沒到校，我疑惑你是病着，所以特來報告這消息，借此你可以靜養幾天。」

靜點了點頭，表示謝意，沒有回答。

「放假太多了，一學期快完，簡直沒有讀什麼書。」抱素慨歎似的作了他的結論。這結論，顯然是想投靜之所好。

「讀書何必一定上課呢？」靜冷冷地說。「況且，如果正經讀書，我們的貴同學怕一大半要落伍罷。」
「罵得痛快！」抱素笑了一笑，「可惜不能讓他們聽得。但是，密司章，你知道他們是怎樣批評你來？」
「小姐！博士太太！補習者！虛榮心！思想落伍！哦，還有，小資產階級，是不是？左右不過是這幾句話，我早聽

厭了我誠然是小姐，是名副其實的小資產階級！虛榮心麼？他們那些跑腿大家纔是虛榮心十足！他們這班主義的迷信者纔是思想落伍呢！

「不是，實在不是！」

「意志薄弱！哦，一定有許多人說我意志薄弱呵！」靜自認似的說。

「也不是！」頗有賣弄祕密的神氣。

「那麼，我也不願意知道了。」靜冷冷的回答。

「他們都說你，爲戀愛而煩悶！」

我們的「小姐」愕然了。旋又微笑說：「這真所謂己之所欲，必施於人了。戀愛我不會夢見戀愛，我也不會見過世上有真正戀愛！」

抱素倒茶來喝了一口，又訕訕的加一句道：「他們很造了些謠言，你和我的。你看，這不是無聊麼？」

「哦？」聲音裏帶着幾分不快。靜女士方始恍然她的同學們的種種鬼態，特別是在她和抱素談話時，不是無因的。

向後靠在椅背上，凝視着靜的面孔，抱素繼續着輕輕兒說道：「本來你在同班中，和我談話的時候多些。我們的意見又常一致。也難怪那些輕薄鬼造謠言。但是，密司章是明白的，我對你只是正當的友誼……咳，同學之誼。你是很孤僻的，不喜歡他們那麼胡鬧；我呢，和他們也格格不相入。這又是他們造謠言的根據。」

他們看我們是另一種人。他們看自己是一夥，看我們又是一夥；因而生出許多無聊的猜度來。我素來反對戀愛自由。雖然我崇拜克魯泡特金，並且五分鐘熱度速成的戀愛，我更加反對！」

靜雙眼低垂，不作回答。半晌，她擡眼看抱素，見他的一雙骨碌碌的眼還在看着自己，不禁臉上一紅，隨即很快的說道：「謠言是謠言，實事是實事；我是不睬，並且和我不相干！」她站起身來向窗外一看，半自語道：「已經黑了，怎麼還不來？」

「只要你明白就好了。我是怕你聽着生氣，所以特地向你表白。」抱素用手掠過披下來的長髮，分辯辯說，頗有些窘了。

靜微笑，沒有回答。

雖然談話換了方向，靜還是神情不屬地隨口敷衍。抱素在探得靜確是在等候一位新從國外回來的女朋友以後，終於滿意地走了。

突然一亮，電燈放光了；二房東已經打完牌，開了總電門了。左近工廠嗚嗚地放起汽管來，牛毛雨似乎早已停止，風聲轉又尖勁。天空是一片烏黑，慧小姐終於沒有來。

抱素在歸途中遇見一位姓李的同學，那短小的人兒叫道：

「抱，從密司章那裏來罷？」

「何消問得！」抱素賣弄似的回答。

「哈哈！恭賀你成功不遠！」

抱素不回答，大踏步逕自走去，得意把他的瘦長身體漲胖了。

三

S 大學的學生都參加五卅週年紀念會去了——幾乎是全體，但也有臨時規避不去的，例如抱素和靜女士。學校中對於他倆的關係，在最近一星期中，有種種猜度和流言，還固然因為他們兩個人近來過從甚密，但大半還是抱素自己對男同學洩露秘密。短小精悍的李克，每逢聽完抱素炫奇似的自述他的極變的冒險的斷片以後，總是閉目搖頭，像是諷刺，又像是不介意，說道：「我又聽完一篇小說的朗誦了。」這個「理性人」——同學們公送他的綽號——本來常說世界萬事皆小說，但他說抱素的自述是小說，則頗有懷疑的意味。可是其餘的同學都相信抱素和靜的關係確已超過了尋常的友誼，反以李的態度為妒忌，特別是有人看見抱素和靜女士同看影戲以後，更加證實了；因為靜女士從沒和男同學看過影戲，據精密調查的結果。

現在這五卅紀念日，抱素和靜女士又被發見在 U 影戲院裏，還有個青年女子——靈靈的秀眉，清淨的小眼睛，並且頰上有笑渦的，也在一起。

這女子就是我們熟識的慧女士，住在靜那裏已快一星期了。她的職業還沒把握。她搬到靜處的第二日，就遇見了抱素，又是來「報告消息」的。這一天，抱素穿了身半舊的洋服，血紅的領結——他喜歡用紅領帶，據說他是有理由的，喜歡用紅領帶——襯着他那張蒼白的臉兒，亂蓬蓬的長頭髮，和兩道劍眉，就顯有些英俊氣概，至少確已給慧女士一個印象——這男子似乎尚不討厭。在抱素方面呢，自然也覺得這位女性是惹注意的。當靜女士給兩人介紹過以後，抱素忙把這兩天內有不少同學因為在馬路上演講廢除不平等條約而被捕的消息，用極動聽的口吻，報告了兩位女士，末了還附着批評道：「這些運動，我們是反對的；空口說白話，有什麼意思，徒然使西牢裏多幾個犯人！況且，聽說被捕的『志士』們的口供竟都不敢承認是來講演的，實在太怯，反教外國人看不起我們。」說到最後一句，他猛把桌子拍了一下，露出不勝憤慨的神氣。

靜是照例的不參加意見，慧卻極表同情；這一對初相識的人兒，便開始熱鬧的談起來，像是多年的老朋友。

自此以後，靜的二房東便常見這惹眼的紅領帶，在最近四五天內，幾乎是一天兩次，並且章女士竟也破例出去看影戲；因為慧女士樂此不疲，而抱素一定要拉靜同去。

這天，他們三個人特到P影戲院，專為瞻仰著名的陀斯妥以夫斯基的罪與罰。在章女士的意思，以為「五卅」日到外國人辦的影戲院去未免「外漸清議」，然而究竟不過慧的熱心和抱素的鼓動。影片

演映過一半，休息的十分鐘內，場裏電燈齊明，我們看見他們三人坐在一排椅子上，靜居中。五月末的天氣已經很暖，慧穿了紫色綢的單旗袍，這軟綢緊裹着她的身體，十二分合式，把全身的肉凸部分都暴露得淋漓盡致；一雙清澈流動的眼睛，伏在彎彎的眉毛下面，和黢黑的面龐對照，越顯得晶瑩；小嘴唇包在勻整的細白牙齒外面，像一朵盛開的花，紅嫩歡迎。慧小姐委實是迷人的呵！但是你也不能說靜女士不美。慧的美麗是可以描寫的，靜的美麗是不能描寫的；你不能指出靜女士面龐上身體上的那一部分是如何的合於希臘的美的金律，你也不能指出她的全身有什麼特點，肉感的特點；你竟可以說靜女士的眼，鼻，口，都是平平常常的眼，鼻，口，但是一切平凡的，湊合爲「靜女士」，就立刻變而爲神奇了；似乎有一樣不可得見不可思議的東西，聯繫了她的肢體，布滿在她的百竅，而結果便是不可分析的整個的美。慧使你興奮，她有一種攝人的魔力，使你身不由己的只往她旁邊挨；然而緊跟着興奮而來的卻是疲勞麻木，那時你渴念逃避慧的女性的刺激，如果有一千個美人在這里任憑你挑選時，你一定會奔就靜女士那樣的女子，那時，她的幽靈能熨貼你的緊張的神經，使你陶醉，似乎從她身上有一種幽香發洩出來，有一種電波放射出來，愈久愈有力，你終於受了包圍，只好「繳械靜候處分」了。

但是現在靜女士和慧並坐着，卻顯得平凡而憔悴，至少在抱素那時的眼光中。他近日的奔波，同學們都說是爲了靜，但他自己覺得多半是已變做爲了慧了。只不過是一個「抱素」，在理是不能抵抗慧的攝引力的；有時他感得在慧身邊雖極快意，然而有若受了什麼威脅，一種窒息，一種過度的刺激，不如和靜相

對時那樣愉逸雋永，但是他下意識地只是向着慧。

嘈雜的人聲，不知從什麼時候騰起，佈滿了全場；人大都乘此十分鐘鬆一鬆過去一小時內壓緊的情緒。慧看見坐在她前排斜右的一對男女談的正忙，那男子很面熟，但因他低頭向女的一邊，看不清是誰。

「一切罪惡都是環境逼成的，」慧透了一口氣，迴許對抱素說。

「所以我對於犯罪者有同情。」抱素從靜女士的頸項後伸過頭來，像預有準備似的回答。「所以國人皆曰可殺的惡人，未必真是窮兇極惡！所以一個人失足做了錯事，墮落，總是可憐，不是可恨。」接着也歎息似的吐了一口氣。

「據這麼說，『罰』的意義在那里呢？」章女士微向前俯，斜轉了頭，插進這一句話；大概頸後的咻咻然的熱氣也使她頗覺不耐了。

抱和慧都怔住了。

「如果陀斯妥以夫斯基也是你們的意見，他為什麼寫少年頓斯柯尼考夫是慎重考慮，認為殺人而救人是合理的，然後下手殺那個老嫗呢？為什麼那少年暗殺人後又受良心的責備呢？」靜說明她的意見。

「哦……但，但這便是陀氏思想的未澈底處，所以他只是一個文學家，不是革命家！」抱素在支吾半响之後，突然福至心靈，發見了這一句警句！

「那又未免是遁辭了。」靜微微一笑。

「靜妹，你又來書馱了氣了。何必管他作者原意，我們自己有腦，有主張，依自己的觀察是如何便如何。我是承認少年賴斯柯尼考夫爲救母姊的貧乏而毀老嫗，祭了她的錢，是不錯的。我所不明白的，他既然毀了老嫗，爲什麼不多祭些錢呢？」慧激昂地說，再看前排的一雙男女，他們還是談的很忙。

靜回眼看抱素，等待他的意見；抱素不作聲，似乎他對於劇中情節尚未了了。靜再說：「慧姊的話原自不錯。但這少年賴斯柯尼考夫是一個什麼人，很可研究。安那其呢？個人主義呢？唯物史觀呢？」

慧還是不斷的陵着前排的一對男女，甚至抱素也有些覺得了；慧猛然想起那男人的後影像是誰來，但又記不清到底是誰；舊事舊人在她的記憶裏早是怎樣的糾紛錯亂了！

靜新提出的問題，又給了各人發言的機會。於是「罪」與「罰」成了小小辯論會的中心問題。但在未得一致同意的結論以前，罪與罰又繼續演映了。電影也像人類的歷史一樣，永遠只給你極短的歇息時間讓你去討論考慮，當你還沒得到結論，他又繼續演下去了。所以你永遠難得愜意的結論的！

在電影的繼續映演中，抱素時時從靜的頸後伸過頭去發表他的意見，當既得慧的頷首以後，又必轉而問靜；但靜似乎一心注在銀幕上，有時不理，有時含糊的點了一下頭。

待到影片映完，銀幕上放出「明日請早」四個淡墨的大字，慧早已站起來，她在電燈重明的第一秒鐘時，就搜看前排的一對男女，誰見座位空着，他倆早已走了。這時左右前後的人都已經站起來，蠕蠕地嘈雜地移動；慧等三人夾在人堆裏，出了P戲院。馬路上是意外的冷靜，兩對印度騎巡，緩緩地，正從院前走過。

戲院屋頂的三色旗，懶懶的睡着，旗竿在紅的屋面畫出一條極長的斜影子，一個煙紙店的伙計，倚在櫃臺上，捏着一張小紙在看，彷彿第一行大字是「五卅一週紀念日敬告上海市民。」

四

抱素在學校裏有個對頭——不，應該說是他的畏忌者，——便是把世間一切事都作為小說看的短小精悍的李克。短小是大家共見的，精悍，卻是抱素一人心內的批評，因為他弄的玄虛，似乎李克都知道。抱素每次侃侃而談的時候，聽得這個短小的人兒冷冷地說了一句「我又聽完一篇小說的朗誦了。」總是背脊一陣冷；他覺得他的對手簡直是一個鬼，不分日夜的跟蹤自己，偵察着，知道他的一切秘密，一切詭譎。抱素最恨的，是知道他的秘密，「一個人應該有些個人的秘密；不然，就失了生存的意義。」抱素常是這麼說的。但是天生李克，似乎專為偵察揭發抱素的祕密，這真是莫大的不幸。

除此而外，抱素原也覺得李克這人平易可親，別的同學常譏抱素為「墮落的主義者」，李克卻不會有過一次。別的同學又常常譏笑抱素想做「鍍金博士」，李克也不會有過一次。在同學中，李克算是學問好的一個，他的常識很豐富，舉動極鎮定，思想極縝密；他不愛胡鬧，也不愛做出劍拔弩張的志士的模樣來，又不喜鬪着女同學講戀愛，這些都是抱素對勁的，尤其是末一項，因為靜女士在同學中和李克也說得來。

總之他對於李克，憑真心說話，還是欽佩的成分居多；所有一點恨意，或可說一點畏忌，都是「我又聽完一篇小說的朗誦了」那樣冷諷的話做的罪魁禍首。

但在最近，抱素連這一點恨意也沒有了。這個並不是因為他變成大量了，也不是因為他已經取消了「個人應有祕密」的人生觀，卻是因為李克不復知道他的祕密了。更妥當的說，因為抱素自己不復在男同學前編造自己與靜女士的戀愛，因而「我又聽完一篇小說的朗誦」那樣刺心的話亦不再出自李克之口了。抱素現在有一個新祕密，這新祕密，他自以為爲很不必在男同學跟前宣傳的。

這新祕密，從何日發芽？抱素不大記得清楚了。在何日長成？卻記得清清楚楚，就是在P影戲院裏看了罪與罰出來後的晚上。

那一天下午，他和兩位女士出了戲院，靜女士說是頭痛，一人先回去了，抱素和慧小姐在霞飛路的行人道上閒步。大概因為天氣實在困人罷，慧女士帶着一雙眼，腰支軟軟的，半倚着抱素走。血紅的夕陽掛在遠處樹梢，道旁電燈已明，電車轟隆隆駛來，又轟隆隆駛去。路上只有兩三對的人兒，挽着臂慢慢地走。四五成羣的工來的女工，匆匆地橫穿馬路而去，嘖嘖嘈嘈，不知在說些什麼。每逢有人從他們跟前過去，抱素總以為自己是被注視的目標，便把胸脯更挺直些，同時更向慧身邊挨近些。一路上兩人沒有說話。慧女士低了頭，或者在想什麼心事；抱素呢，雖然昂起了頭，卻實在志忑地盤算一件事，至少有一刻鐘了。

夕陽的半個臉孔已經沒入地平線了，天空閃出幾點疏星，涼風開始一陣一陣的送來。他們走到了呂

班路轉角。

「密司周，我們就在近處喫了夜飯罷？」躊躇許久以後，抱素終於發問。

慧點頭，但旋又遲疑道：「這裏有什麼清靜的菜館麼？」

「有的是，然而最好是到法國公園內的食堂去。」抱素萬分鼓舞了。

「好罷，我也要嘗嘗中國的法國菜是什麼味兒。」

他們喫過了夜飯，又看了半小時的打木球，在公園各處走了一遍，最後，揀着園東小池邊的木椅坐着歇息。榆樹的巨臂伸出在他們頭頂，月光星光全都給遮住了。稍遠，濛濛的夜氣中，透露一閃一閃的光亮，那是被密重重的樹葉遮隔了的園內的路燈。那邊白茫茫的，是旺開的晚香玉，小池的水也反映出微弱的青光。此外，一切都混成灰色的一片了。慧和抱素靜坐着，這幽靜的環境使他們暫時忘記說話。

忽然草間一個蟲鳴了，是細長的顫動的鳴聲。跟着，池的對面也有一聲兩聲的蟲鳴應和。圍圍的蛙鳴，也終於來到，但大概是在更遠的溝中了。夏初晚間的陣風，雖很軟弱，然而樹枝也索索的作響。

慧今晚多喝了幾杯，心房只是突突的跳；眼前景色，又勾起舊事如潮般湧上心頭。她懶懶地把頭斜靠在椅背上，深深噓了口氣——你幾乎以為就是嘆息。抱素冒險似的伸過手去輕輕握住了慧的。慧不動。

「慧這裏的菜比巴黎的如何？」他找着題目發問了。

慧撲嗤地一笑。

「差不遠罷。」抱素不得要領地再問，更緊些握着慧的手。

「說起菜，我想起你喫飯時那種不自然而且費力的神氣來了！」慧吃吃笑，「中國人喫西餐，十有九是這般的。」撫慰似的又加了一句。

「究竟是手法生疎，拜你做老師罷！」抱素無聊地解嘲。

酒把慧的話緒也引出來了。他們談巴黎，又談上海的風俗，又談中國影片，最後又談到罪與罰。

「今天章女士像有些兒生氣。」抱素突然問。

「她……她向來是這個態度。」慧沈吟着說「但也許是惱着你罷？」慧忽然似戲非戲地轉了口。即使是那麼黑，抱素覺得慧的一雙眼是在灼灼地看住了他。

「萬不會的！我和她不過是同學，素來是你恭我敬的，她爲什麼惱着我？」他說時聲音特別低，並且再接近慧些，幾乎臉貼着臉了。慧不動。

「不騙人麼？」慧慢聲問。

一股甜香——女性特有的肉的香味，夾着酒氣，直奔抱素的鼻官，他的太陽穴的血管跳動起來，心頭像有許多螞蟻爬過。

「決不騙你！也不肯騙你！」說到「肯」字加倍用力。

慧覺得自己被握的手上加重了壓力，覺得自己的儘裹着一層薄綢的髀股之間感受了男性的肉的

烘熱，這熱立刻傳佈於全身。她心裏搖搖的有點不能自持了。

「慧！你知道，我們學校內是常鬧戀愛的，前些時，還出了一樁笑話。但我和那些女同學都沒關係，我是不肯濫用情……」他頓了一頓，又接着說：「除非是從今以後，我不會戀愛過誰。」

沒有回答。在灰色的微光中，抱素彷彿看見慧兩眼半閉，胸部微顫。他彷彿聽得耳邊有個聲音低低說：「她已經動情！」自己也不知怎麼着，他突然把一手挽住了慧的袒露的頸頸，喃喃的說道：「我只愛你！我是說不出的愛着你！」

慧不作聲。但是她的空着的一手自然而然的勾住了抱素的肩胛。他在她血紅的嘴唇上親了一個吻。長時間的靜默。草蟲似乎早已停止奏樂。近在池邊的一頭蛙，忽然使勁地開闔叫了幾聲，此後一切都是靜寂。漸漸的，涼風送來了悠揚的鋼琴聲，斷斷續續，聽不清奏什麼曲。

慧回到住所時，已經十一點鐘，酒還只半醒，章女士早已睡熟了。

慧的鋪位，在西窗下，正對書桌，是一架行軍牀，因為地方窄，所以特買的，也掛着蚊帳。公園中的一幕還在她的眼前打旋，我們這慧小姐躺在狹小的行軍牀上轉輾翻身，一時竟睡不着。一切舊事都奔湊到發脹的腦殼裏來了：巴黎的繁華，自己的風流逸宕，幾個朋友的豪情勝概，哥哥的頑固，嫂嫂的嘲笑，母親的索非其道，都一頁一頁地錯亂不連貫地移過。她又想起自己的職業還沒把握，自己的終身還沒歸宿；黏着她的，人有這多，真心愛她的有一個麼？如果不事苛求，該早已有了戀人，該早已結了婚罷？然而不受指揮的倔強

的男人，要行使夫權拘束她的男人，還是沒有的好！現在已經二十四歲了，青春剩下的不多，該早打定了主意罷？但是有這般容易麼？她覺得前途是一片灰色。她忍不住要滴下眼淚來。她想：若在家裏，一定要撲在母親懷裏痛哭一場了。「二十四歲了！」她心裏反覆說：「已經二十四歲了麼？我已經走到生命的半路了麼？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像飛一般過去，是快樂，還是傷心呀？」她努力想捉住過去的快樂的片段，但是剛想起是快樂時，立即又變爲傷心的黑影了。她發狂似的咬着被角，咀咒這人生，咀咒她的一切經驗，咀咒她自己。她想：如果再讓她回到十七八——就是二十也好罷，她一定要十二分謹慎的使用這美滿的青春，她要周詳計畫如何使用這美滿的青春，她決不能再讓牠草草的如癡如夢的就過去了。但是現在完了，她好比做夢拾得黃金的人，沒等到夢醒就已胡亂化光，徒然留得醒後的懊悵。「已是二十四了！」她的興奮的腦筋無理由地頑強地只管這麼想着。真的，「二十四」像一支尖針，刺入她的頭殼，直到頭蓋骨痛的像要炸裂；「二十四」又像一個飛輪，在她頭裏旋，直到她發昏。冷汗從她額上透出來，自己乾了，又從新透出來。胸口脹悶的像有人壓着。她無助地仰躺着，忍受最難堪的蹂躪；她張着嘴喘氣，她不能再想了！

不知在什麼時候，胸部頭部已經輕快了許多；茫茫的飄飄的，似乎身體已經架空了。決不是在行軍牀上，也不是在影戲院裏，確是在法國公園裏；她坐在軟墊似的草地上，抱素的頭枕着她的股。一朵粉紅色的雲彩，從他們頭上飛過。一隻白鷺，拍達，拍達，在他們面前走了過去。樹那邊，跑來了一個孩子——總該有四歲了罷——彎彎的眉兒，兩點笑渦，跑到她身邊，她承認這就是自己的孩子。她正待舉手摩小孩子的頭頂，

忽然一個男子從孩子背後閃出來，大聲喝道：「我從戲院裏一直找你，原來你在這裏！」舉起手杖往下就打：「打死了你這不要臉的東西罷！在外國時我何曾待虧你，不料你瞞着我逃走這野男子又是誰呀！打罷！」她慌忙的將兩手護住了抱素的頭，「拍」的一下，手杖落在自己頭上了，她分明覺得腦殼已經裂開，紅的血，灰白色的腦漿，直淋下來，沾了抱素一臉。她又怒又怕，又聽得那男子狂笑。她那時只是怒極了，猛看見脚邊有一塊大石頭，雙手捧過來，霍的站起身；但是那男子又來一杖……她渾身一震，睜大眼睛時，卻好好的依舊躺在行軍牀上，滿室都是太陽光。她定了定神，再想那夢境，心頭兀自突突的跳，腦殼並不痛，嘴裏卻異常乾燥。她低聲喚着「翻妹」，沒人回答。她掙扎起半個身體，拉開蚊帳，向翻的牀裏細看，牀是空着，翻大概出去了。

慧頹然再躺下，第二次回憶剛才的惡夢。夢中的事已忘了一大半，只保留下最精采的片段。她禁不住自己好笑。頭腦重沈沈的實在不能再想。「抱素這個人值得我把全身交給他麼？」只是這句話在她腦中亂轉，不決不，他至多等於她從前所遇的男子罷了。剛強與猖傲，又回到慧的身上來了。她自從被一個姓呂的騙上了手而又丟下以後，早存了對於男性報復的主意；她對於男性，只是玩弄，從沒想到愛。議論譏笑，她是不顧的道德，那是騙鄉下姑娘的圈套，她已經跳出這圈套了。當她確是她自己的時候，她回想過去，決無悲傷與悔恨，只是忿怒。——報復未盡快慰的忿怒。如果她也有悲哀的時候，大概思想起青春不再，只剩得不多幾年可以實行她的主義。或者就是這一點幽怨，作成了夜來噩夢的背景。

慧反覆的自己分析，達到了「過去的策略沒有錯誤」的結論。她心安理得地起身了。當她洗好臉時，她已經決定抱素再來時照舊和他周旋，公園裏的事，只當沒有。

但在抱素呢，大概是不肯忘記的；他要把「五卅」夜作為他的生活旅程上的界石，他要用金字寫他這新祕密在心葉上。他還等機會作進一步的動作，進一步的要求。

下午兩點鐘，章女士回來，見慧仍在房裏。慧把昨晚喫飯的事告訴了靜，只沒提起她決定「當作沒有」的事。靜照例的無表示。抱素照常的每日來，但是每來一次，總增加了他的納悶。並且他竟沒機會實行他的預定計畫。他有時自己寬解道：「女子大概而嫩，並且不肯先表示，原是女子的特性。況且，公園中的一幕，到底太孟浪了些——都是酒作怪！」

五

又是幾天很平淡的過去了。抱素的納悶快到了不能再忍受的地步。

一天下午，他在校前的空場上散步，看見他最近不懼的李克走過。他猛然想起慧女士恰巧是李克的同鄉，不知這個「怪人」也知道慧女士的家世及過去歷史沒有。他雖則天天和慧見面，並且也不能說是泛泛的交情，然而關於她的家世等等，竟茫無所知；只知她是到過巴黎兩年的「留學生」，以前和靜女士

是同學。慧固然沒會對他提起過家裏的事，即如她自己從前的事也是一字不談的。他曾經幾次試探，結果總是失敗——他剛一啓口，就被慧用別的話支開去；他又有幾分懼怕慧，竟不敢多問，含糊直到如今。這幾天，因為慧的態度使他納悶，更迫切地要知道慧的過去的歷史。現在看見了李克，決意要探詢探詢，連洩露祕密的危險也顧不待了。

「密司志李往那裏去？」抱素帶訕地叫着。

那矮小的人兒立住了，向四下裏瞧，看見抱素，就不介意似的回答說：「隨便走走。」

「既然你沒事，我有幾句話和你講，行麼？」抱素冒失地說。

「行！」李克走前幾步，仍舊不介意似的。

「你府上是玉環麼？你有多久不回家了？」抱素很費斟酌，纔決定該是這般起頭的。

「是的，我家在玉環縣黃坡鎮，三個月前我還回家去一次呢。」那「理性人」回答。他心裏詫異，他已經看出來，抱素的自以為聰明而實在很拙劣的寒暄一定是探詢什麼事的冒頭。

「哦，那麼你大概知道貴同鄉周定慧女士這個人了？」我們這位狡猾的老實人遂單刀直入地轉到他的目的物了。

李克笑了一笑，掬索心裏，他分辨不出這笑是好意還是惡意。

「你認識她麼？」不料這「理性人」竟反問。

抱素向李克走近一步，附耳低語道：「我有一個朋友認識她，有人介紹她給我的朋友。」旋又拍着李克的肩膀道：「好朋友，你這就明白了罷？」

李克又笑了一笑。這一笑，抱素算是頗有些不尷不尬的氣味。

「這位女士，人家說她的極多。我總共只見過一面，彷彿人極精明利害的。」李克照例的板着臉，慢吞吞地說：「如果你已經滿意了，我還要去會個朋友。」他又加了一句。

「人家說什麼呢？」抱素慌忙追詢，「你何妨說這麼一兩件呢？」

但是李克已經向右轉，提起脚跟要走了。他說：「無非是鄉下人少見多怪的那些話頭。你的朋友大可不必打聽了。」

抱素再想問時，李克隨口說了句「再見」竟自走了，身後拖着像尾巴樣的一條長影子，還在抱素眼前幌；但不到幾秒鐘，這長影子亦漸漸漸淡，不見了。抱素惘然看着天空。他又順着脚尖兒走，在這空場裏繞圈子。一頭癩蝦蟆，意外地從他腳下跳出來，跳了三步，又挪轉身，凸出一對挪揄的眼睛對抱素瞧。幾個同學遠遠的立着，望着他，似乎有議論；他也沒有覺到。他反覆推敲李克的幾句極簡單的話裏的涵義。他已經斷定大概李克是實在不知道他的身世，卻故意含糊閃爍其詞作弄人的；可是一轉念又推翻了這決定；不，這一個「理性人」素來說話極有分寸，也不是強不知以為知的那類妄人，他的話是值得研究的。他這麼一正一負的亂想着，直到校裏一陣鐘聲把他喚回去。

8 大學的學生對於聞鐘上課，下課，或是就寢，這些小節，本來是不屑注意的；當上課鐘或就寢鐘嗚嗚地四散並且飛到草地，停歇在那裏以後，你可以聽到宿舍中依然譁笑高縱。然而這一次鐘聲因為是意外的，是茶房的臨時加工，所以凡是在校的學生居然都應召去了。抱素走進第三教室——大家知道，意外的鳴鐘，定規是到這教室裏來的——只見黑壓壓一屋子人。一個同學拉住他問道：「什麼事又開會？」抱素瞪着眼，搖了搖頭。背後一個尖銳的聲音說道：「真正作孽！夜飯也喫弗成！」抱素聽得出聲音，是一位姓方的女同學，上課時慣和章女士坐在一處的，渾名叫「包打聽」；她得這個美號，一因她最愛刺探別人的隱秘，如果你有一件事被方女士知道了，那就等於登過報紙；二因她總沒說過「偵探」二字，別人說「偵探」，她總說「包打聽」；如果你和她談起「五卅」慘案的經過，十句話裏至少有一打「包打聽」。當下抱素就在這包打聽的方女士身邊一個座位上坐了。不待你開口問，我們這位女士已經搶着把現在開會的原因告訴你了。她彎着嘴唇，作她的結論道：

「真正難為情，人家勿喜歡，放仔手拉倒，犯弗着，作死作活嚇別人！」她的一口上海白也和她的「包打聽」同樣的出名。

抱素惘然答道：「你不知道戀愛着是怎樣的熱烈不顧一切，失戀了是怎樣難受呢！」

主席按了三四次警鈴，纔把那幾乎漲破第三教室的嘈聲壓低下去。抱素的座位太落後了，只見主席嘴唇皮動，聽不出聲音，他努力聽，方始抓住了斷斷續續的幾句：「戀愛不反對……妨礙工作卻不行……」

王女士太浪漫了……三角戀愛……」

「主席說，要禁止密司志龍同王女士戀愛。爲仔王女士先有戀人，氣得來要尋死路。」包打聽偏有那們尖的耳朵，現在傳譯給抱素。

忽然最前排的人鼓起掌來。抱素眼看着方女士，意思又要她傳譯；但是這位「包打聽」皺着眉頭咕嚕了一句「聽勿清。」幾個人的聲音嚷道：「贊成！強制執行！」於是場中大多數的臂膊都陸續舉起來了。主席又說了幾句聽不清的話，場中哄然笑起來了。忽然一個人站起來高聲說道：「戀愛不能派代表的，王女士既不忍背棄東方君，就不該同時再愛龍君。現在，又不忍不愛東方，又不肯不愛龍，卻要介紹另一女同學給龍，作自己的替身，這是封建思想！這是小資產階級女子的心理，大會應給她一個嚴重的處分！」

抱素認得這發言者是有名的「大礮」史俊。

有幾個人鼓掌贊成，有幾個人起來搶着要說話，座位落後的人又大呼「高聲兒，聽不清，」會場中秩序頗呈動搖了。抱素覺得頭發脹起來，辯論在紛亂中進行，一面也頗有幾人在紛亂中逃席出去。最後，主席大聲說道：「禁止王龍的戀愛關係，其餘的事不問，贊成者舉手！」手都舉起來，抱素也加了一手，隨即匆匆地擠出會場。他回頭看見方女士正探起身來隔着座位和一個女子講話——這女子就是大礮史俊的愛人趙赤珠。

「不愧爲包打聽，」抱素一邊走，一邊心裏說。他忽然得了個主意：「我的事何不向她探詢呢？雖然不

是同鄉，或許她倒知道的。」

六

從早晨起，章女士又生氣。

她近來常常生氣，說她是惱着誰罷，她實在沒有被任何人得罪過，說她並不惱着誰罷，她卻見着人就不高興，聽着人聲就討厭。本來是少說話的，近來越發寡言了，簡直忘記還有舌頭，以至她的同座包打聽方女士新替她題了個綽號：「石美人。」但是章女士自己卻不承認是生氣，她覺得每日立也不是，坐也不是，看書也不是，不看書也不是，究竟自己要的是什麼，還是一個不知。她又覺得一舉一動，都招人議論，甚至於一聲咳嗽，也像有人在背後做鬼臉嘲笑。她出外時，覺得來往的路人都把眼光注射在她身上；每一冷笑，每一醉罵，每一噎噎切切的私語，好像都是暗指着她。她害怕到不敢出門去。有時她也自爲解釋道：「這都是自己神經過敏，」但是這可怪的情緒已經佔領了她，不給她一絲一毫的自由了。

這一天從早晨起，她並沒出門，依然生氣，大概是因爲慧小姐昨日突然走了，說是回家鄉去。昨天晚上她想了一個鐘頭，總不明白慧女士突然回去的原因。自然而然的結論，就達到了「慧有意見。」但是「意見」從何而來呢？慧在靜處半月多沒一件事不和靜商量的；慧和抱素親熱，靜亦從未表示不滿的態度。「意見」

從何來呢？靜最後的猜度是慧的突然歸家，一定和抱素有關；至於其中細情，局外人自然不得而知。

但雖然勉強解釋了慧的回家問題，靜的「無事生氣」依然如故，因為獨自個生氣已經成爲她的日常功課了。她靠在藤榻上，無條理的亂想。

前樓的二房東老太太正在嘮嘮叨叨地教說她的大孫女。窗下牆脚，有一對人兒已經在那裏談了半天，不知怎的，現在變爲相罵，尖脆的女子口音，一句句傳來，異常清晰，好像就在窗外。一頭蒼蠅撞在西窗的玻璃片上，依着牠的向光明的本能，固執地硬鑽那不可通的路，發出短促而焦急的嚶嚶的鳴聲。一個撕破口的信封，躺在書桌上的散紙堆中，張大了很難看的破口，似乎在抱怨主人的暴厲。

靜覺得一切聲響，一切景象，都是可厭的；她的紛亂的思想，毫無理由地遷怒似的向四面放射。她想起方女士告訴她那個笑話——一個男同學冒了別人的名寫情書；她又想起三天前在第五教室前走過，瞥見一男一女擁抱在牆角裏；她又想起不多幾時，報紙上載着一件可怕的謀殺案，彷彿記得原因還是女人與金錢。她想起無數的人間的醜惡來。這些醜惡，結成了大的黑柱，在她眼前旋轉。她寧願地球毀滅了罷，寧願自殺了罷，不能再忍受這無盡的醜惡與黑暗了。

她將兩手遮住了面孔，她頹然躺在籐榻上，反覆的機械的念着「毀滅」，從她手縫裏淌下幾點眼淚來。

眼淚是悲哀的解藥，會淌眼淚的人一定是懂得這句話的意義的。靜的神經現在似乎略爲平靜了些。

她暫時幾分鐘的全無思想，沈浸在眼淚的神奇療救中。

然後，她又想到了慧。她想，慧此時該已到家了罷？慧的母親，見慧到家，大概又是望着要替她定親了。她又想着自己的母親，她分明記得——就同昨日的事一樣——到上海來的前晚，母親把她的用品，她的心愛的東西，一件一件理入網籃裏，衣箱裏。她記得母親自始就不願意她出外的，後來在終於允許了的一番談話中，母親有這樣幾句話：「我知道你的性情，你出外去，我沒有什麼不放心，只是你也一年大一年了，趁早就定個親，我也了卻一樁心事。」她那時聽了母親的話，不知爲什麼竟落下眼淚來。她記得母親又安慰她道：「我決不硬做主，替你定親，但是你再不可執拗着只說一世不嫁了。」她當時竟感動得放聲哭出來了。她又記起母親常對她說：「大姨母總說我縱容你，我總回答道：『阿靜心裏凡事都有個數兒，我是放心的。』你總得替你媽掙口氣，莫要落人家的話柄。」靜又自己忖量：這一年來的行爲總該對得住母親。她彷彿看見母親的溫和的面容，她撲在母親懷裏說道：「媽呀！阿靜牢記你的教訓，不會有過半點荒唐，叫媽傷心！」

靜猛然想起，箱子裏有一個金戒指，是母親給她的，一向因爲自己不喜歡那種裝飾品，總沒戴過。她慌忙開了箱子，找出那個戒指來，她像見了最親愛的人，把戒指偎在胸口，像抱着一個孩子似的，輕輕地搖擺她的上半身。

玻璃窗上那個蒼蠅，已差不再盲撞，也不着意地嚶嚶的叫，此時牠靜靜地爬在窗角，搓着兩隻後腳。

母親的愛的回憶，解除了靜的煩悶的包圍，半小時緊張的神經，此時弛鬆開來。金戒指抱在懷裏，靜女士醉醺醺地回味着母親的慈愛的甜味。半小時前，她覺得社會是極端的黑暗，人間是極端的冷酷，她覺得生活太無意味了；但是現在她覺得溫暖和光明到底是四處的照耀着，生活到底是值得留戀的。不是人人有一個母親麼？不是每一個母親都有像她的母親那樣的深愛麼？就是這母親的愛，溫暖了社會，光明了人生！

現在靜女士轉又責備自己一向太主觀，太是專從壞處着想，專帶了灰色眼鏡看人生。她頓然覺得平日被她鄙夷的人們原來不是那麼不足取的；她自悔往日太冷僻太孤傲，以至把一切都看作仇敵。她想起抱素規勸她的話來，覺得句句是知道她的心，知道她的好處，她的缺點的，是體貼她愛惜她的。

於是一根溫暖的微絲，掠過她的心；她覺得全身異樣的軟癱起來；她感覺到一種像是麻醉的味兒。她覺得四周的物件都是異常溫柔的對着她，她不敢舉手，不敢動一動脚，恐怕損傷了牠們；她甚至於不敢深呼吸，恐怕呵出去的氣會損傷了什麼。她實在經驗了新奇的經驗了。

太陽的斜射光線，從西窗透進來，空中溫度似乎加高了。靜還穿着嘩嘩旗袍，頗覺得重沈沈，她下意識地掣一件紗的來換上。當換衣時，她看着自己的豐滿的處女身，不覺低低敬了一聲。她又坐着溫理她的幻想。

門上來了輕輕的彈指聲。靜側身諦聽。彈指聲第二次來了，是一個耳熟的彈指聲。靜很溫柔的站起來，

走到門邊，開了門時，首先觸着眼簾的，是血紅的領帶，來者果然是抱素，不知是紅領帶的反映呢，或者別的緣故，靜的臉上倏然浮過一片紅暈。

抱素眼脰邊有一圈黑印，像是夜來失眠，精神微現頹喪。他坐在書桌前的椅子上，看着前天還是安放的行軍牀的地方，兩人暫時沒有話。靜的眼光追隨着抱素的視線，似乎在尋繹他的思路。

「定慧昨天回家去了。」靜破例的先提起了話頭。

抱素點頭，沒有話。一定有什麼事使這個人兒煩悶了。靜猜來大概是爲了慧女士，她自以爲言幾分明瞭慧的突然回去的原因了。

「慧這人很剛強，有決斷；她是一個男性的女子。你看是麼？」靜再逼着說。

「她家裏還有什麼人罷？」抱素管自的問。

「慧素來不談她自己家裏的事。我也不喜歡打聽。」靜淡淡回答。「你也不知道她的家庭情形麼？」

「她不說，我怎麼知道呢？況且，我和她的交情，更次於你和她。」抱素覺得靜女士的話中有核，急自分辯說。

靜笑了笑，從心的深處發出來的愉快的笑，不多時前溫柔的幻境，猶有餘勁，她現在看出來一切都是可愛的淡紅色了。

「你知道她在外國做些什麼？」抱素忍不住問了。

靜女士搖頭。既而說：「說是讀書，我看未必正式進學校罷。」

抱素知道靜是真不知道，不是不肯說。他遲疑了一會，後來毅然決然的對靜說道：「密司章，你不知道慧突然回去的原因罷？」

靜一怔，微微搖頭。

「你大概想不到是我一席話將她送走的罷？」抱素接着說，他看見靜變色了，但是他不願繼續說下去。「請你聽我的供狀罷。昨天晚上我躲在牀裏幾乎哭出聲來了。我非在一個親人一個知心朋友面前，盡情的訴說一番，痛哭一場，我一定要悶死了。」他用力咽下一口氣去。

靜亦覺慘然，雖則還是摸不着頭緒。

慢慢的，但是很堅定的，抱素自述他和慧的交涉。他先講他們怎樣到法國公園，在那裏，慧是怎樣的態度，第二天，慧又是怎樣的變了態度；他又講自己如何的納悶，李克的話如何可疑；最後，他說還是在「包打聽」方女士那裏知道了慧不但結過幾次婚，並且有過不少短期戀人，因此他在前天和慧開誠布公的談了一次。

「你總能相信，」抱素歎息着收束道：「如果不是她先對我表示親熱，我決不敢莽撞的；那晚在法國裏，她捧着我的面孔親嘴，對我說了那樣多的甜蜜蜜的話語，但是第二天他好像都忘卻了，及至前天我責問她時，他倒淡淡的說：『那不過乘着酒興玩玩而已。你未免太認真了！』我的痛苦也就可想而知自從

同游法公園後，我是天天納悶；先前我還疑惑那晚她是酒醉失性，我後悔不該喝酒，自恨當時也受了熱情的支配，不能自持。後來聽人家告訴了她的從前歷史，因為太不堪了，我還是半信半疑，但是人家卻說得那麼詳細，那麼肯定，我就不能不和她面對面的談一談，誰料她毫不否認，反理直氣壯的說是「玩玩」，說我「太認真」！咳……「這可憐的人兒幾乎要滴下眼淚來了，」咳，我好像一個處女，懷着滿腔的純潔的愛情，卻遇着了最無信義的男子，受了他的欺騙，將整顆靈魂交給他以後，他便翻臉不認人，丟下了我！他垂下頭，臉藏在兩手裏。

半晌的沈默。

抱素仰起頭來，又加了一句道：「因為我當面將她的黑幕揭穿了，所以她突然搬走。」

章女士低着頭，沒有話；回憶將她佔領了。慧果真是這樣一個人麼？然而錯誤亦不在她。記得半月前慧初來時，不是已經流露過一句話麼？「我就用他們對待我的法子回敬他們！」這句話現在很清晰的還在靜的耳邊響呢。從這句話，可以想見慧過去的境遇，想見慧現在的居心。猶如受了傷的野獸，慧現在是狂怒地反噬，無理由無選擇地施行她的報復。最初損害她的人，早已掛着獠牙走得不知去向了，後來的許多無辜者卻做了血祭的替身！人生本就是這麼顛倒錯誤的！靜迷惘地想着，她分不清對慧是愛是憎，她覺得是可憐，但憐憫與憎恨也在她的情緒中混為一片，不復能分。她想：現在的抱素是可憐的，但慧或者更可憐些；第一次蹂躪了慧，使慧成爲現在的那個男子，自然是該恨了，但是安知這勝利者不也是被損害後的

不擇人而報復，正像現在慧之對於抱素呢？依這麼推論，可恨的人都是可憐的。他們都是命運的犧牲者！靜這麼分析人類的行爲，心頭夷然舒暢起來，她認定憐憫是最高貴的情感，而愛就是憐憫的轉變。

「你大概恨着慧罷？」靜打破了沈寂，微笑，凝視着抱素。

「不恨。爲什麼恨呢？」抱素搖着他的長頭髮，「但是愛的意味也沒有了。我是怕她。哦，我過細一想，連怕的意味也沒有了，我只是可惜她。」

「可惜她到底是糟蹋了自己身體。」靜仍舊微笑着，眼睛裏射出光來，你可以說這就是熱情的流露。

「也不是。我可惜她那樣剛毅，有決斷，聰明的人兒，竟自暴自棄，送完了她的一生。」他說着又微喟。

「你認定這便是她的自暴自棄麼？」

抱素愕然半响，他猜不透靜的意思，他覺得靜的泰然很可怪，他原先料不及此。

「你大概知道她是不得已，或是……」他機警地反問。

「慧並沒對我直接談過她自己的事，」靜攔住了說，「但是我從她無意中流露的對於男子的憎恨，知道她現在的行爲全是反感，也可以說是變態心理。」

抱素低了頭，不響；半响，他擡起頭，注視靜的臉，說道：「我真是太粗心了！我很後悔，前天我爲什麼那樣怒氣沖沖，我一定又重傷了她的心！」他的聲音發顫，最後的一句幾乎帶着悲咽了。

靜心裏一軟，還帶些酸，眼眶兒有些紅了。也許是同情於慧，然而抱素這幾句話對於靜極有影響，卻是

不能諱言的，她的「憐憫哲學」已在抱素心裏起了應和。她該是如何的欣慰，如何的感動呵！從前抱素說的同學們對於他倆的議論，此時候又闖進她的記憶；她不禁心跳了，臉也紅了。她不敢看抱素，恐怕碰着他的眼鋒。她心的深處似乎有一個聲音說道：「走上前，對他說，你真是我的知心。」但是她忸怩的只是坐着不動。

然而抱素像已經看到她的心，他現在立起來，走到她身邊。靜心跳的更利害，迷惘地想道：他這不是就要來擁抱的姿勢麼？她驚奇，她又害怕；但簡直不會想到「逃避」。她好像從容就義的志士，閉了眼，等待那最後的一秒鐘。

但是抱素不動手，他只輕輕地溫柔地說道：「我也替你常擔憂呢！」靜一怔，不懂他的意思。這人兒又接着說：「你好端端的常要生氣，悲觀，很傷身的。你是個聰明人，境遇也不壞，在你前途的，是溫暖和光明，你何必常常悲觀，把自己弄成了神經病。」

這些話，抱素說過不止一次，但今天鑽到靜的耳朵裏，分外的懇切，熱刺刺的，起一種說不出的奇趣的震動。自己也不知怎麼的，靜霍然立起，抓住了抱素的手，說：「許多人中間，就只你知道我的心。」她意外的滴了幾點眼淚。

從靜的手心裏傳來一道電流，頃刻間走遍了抱素全身；他麻木了，他迷惘了，他不能想什麼了，他本能地挽住了靜的腰支，擁抱她在懷裏。靜閉着眼，身體軟軟的，沒有抗拒，也沒有動作；昏迷中她感覺得男性的

灼熱的撫摩在她胸部停留了片刻，便向下移，未曾經驗過的麻痒，支配了她的全身，她彷彿覺得自己的肢體骨節都鬆開了，解散了，知覺一點一點的被奪去。最後，完全失卻了她自己。

當她回復知覺的時候，她看見自己躺在牀上，抱素的臉貼着自己的。

「你發暈去了！」他低低說。

沒有回答，靜翻轉身，把臉埋在枕頭裏；抱素在她的後頸上印了無數的吻。夕陽的紅光在窗上映射了些時，又慢慢的偷偷的走了。室中漸漸黑起來。

七

第二天清早，二房東的小大姐正在客堂裏掃地，抱素從樓上下來，悄悄地走了。章女士怕人家看見，所以催他一早就走。她自己直到十點多鐘方才起來。昨天的事，像一場好夢，雖有不盡的餘味，然而模模糊糊地總記不清晰。她記得自己像酒醉般的昏昏沈沈過了一夜，平日怕想起的事，昨晚上是身不由己的做了。完全是被動麼？靜還良心說：「不是的。」現在細想起來，不忍峻拒抱素的要求，固然也是原因之一，但大半還是由於本能的驅使，和好奇心的催迫。因為自覺並非被動，這位驕狷的小姐雖然不願人家知道此事，而主觀上倒也心安理得。況且，抱素這人不但討厭，並且可說是知心；這更使她承認昨天的事是當然了。

但是現在被剩下在這裏，空虛的悲哀卻又包圍了她。確不是寂寞，而是空虛的悲哀，正像小孩子在既得了所要的物件以後，便發見了「原來不過如此」，轉又覺得無聊了。人類本來是奇怪的動物。「希望」時時刺激他向前，但當「希望」轉成了「事實」而且過去以後，也就覺得平淡無奇；特別是那些快樂的希望，總不叫人滿意，承認是恰如預期的。

現在靜女士坐在書桌前，左手支頤，惘然默念。生理上的疲乏，又加強了她的無聊，太陽光射在她身上，她覺得煩躁；移坐在牆角的籐榻上，她又嫌陰森了。坐着腰酸，躺在牀上罷，又似乎腦殼發脹。她不住地在房中蹀躞，出外走走罷？一個人又有什麼趣味呢？橫衝直撞的車子，尋仇似的路人的推擠，本來是她最厭惡的。「在家裏，這種天氣便是最好玩的。」靜不自覺地說了這一句話。家鄉的景物立刻浮現到她的疲倦的眼前；綠褥般的秧田，一方一方的鋪在波浪形起伏的山間，山腰旺開的映山紅像火一般，正合着鄉謠所說的「綠錦褥，紅綾被。」和風一遞一遞的送來了水車的刮刮的繁音和斷續的秧歌。向晚時，村前的溪邊，總有一二頭的黃牛馴善地站在那裏喝水，放牛的村童就在溪畔大榆樹下鬪紙牌，直到家裏人高聲尋喚了兩三次，方才牽了牛懶懶地回去。梅子已經很大了，母親總有一二天忙着把青梅用鹽水漬過，再曬乾了用糖來饒——這是靜最愛喫的消閒品。呵！可愛的故鄉！雖則靜十分討厭那些鄉鄰和親戚，見着她和母親時，總是嘖嘖的說：「靜姑益發標致了！怎麼還沒有定個婆家？山後王家二官人今年剛好二十歲，模樣兒真好……」那一類的話。她又討厭家鄉的固陋鄙塞和死一般的靜止，然而故鄉終究是可愛的故鄉，那邊的

人都有一顆質朴的赤熱的心。

一片幻景展開來了。譚恍惚已經在故鄉，她坐在門前大榆樹根旁的那塊光石頭上面——正像七八年前光景——看一本新出版的雜誌，母親從門內出來，抱素後隨；老黃狗阿金的兒子小花像翹衛似的在女主人身邊繞走，搖着牠的小尾巴，看住了女主人的面孔，彷彿說：「我已經懂得事了！」母親唇上掛着一個照常的慈祥的微笑。

幻想中的譚的臉上也透出一個甜蜜的微笑，但「現實」隨即推開了幻想的錦幃，重復抓住了牠的犧牲者。譚女士喟然，送別剛消失的幻象；依舊是萬分無聊。幻想和一切興奮劑一樣，當時固然給你暫時的麻醉，但過後卻要你償還加倍的惆悵。

靜坐到書桌前，提起筆來，想記下一些感想；剛寫了十幾個字，覺得不對，又抹去了。她亂翻着書本了，想找一篇平日心愛的文章來讀，但看了兩三行，便又丟開了。桌面實在亂的不像樣，她下意識地拿起書本子，紙片，文具，想整理一下，忽然觸着了一本面生的小小的皮面記事冊，封面上黏着一條長方的紙，題着一句克魯泡特金的話；

「無論何時代，改革家和革命家中間，一定有一些安那其主義者在。」

近代科學與安那其主義

靜知道這小冊子是抱素的，不知什麼時候放在桌上，忘記帶走了。她隨手翻了一翻，摸索索地掉下幾

張紙片來。一頓女子照相，首先觸着眼睛，上面還寫着字道：「贈給親愛的抱素。一九二六·六·九·金陵。」顏臉色略變，掠開了照相，再拿一張紙看時，是一封信。她一口氣讀完，嘴脣倏的蒼白了，眼睛變爲小而紅了。她再取那照相來細看。女子自然是不認識的，並且二寸的手提鏡，照的也不大清楚，但看那風致——蓬鬆的雙鬢，短衣，長裙，顯出腰支的婀娜——似乎也是一個幽嫻美麗的女子。顏心裏像有一塊大石頭壓着，顫顫部的血管固執地加速地跳，她擎着這不識者的照相，只是出神。她默念着信中的一句：「你的真摯的純潔的熱烈的愛，使我不得不拋棄一切，不顧一切！」她閉了眼，咬她的失血的嘴脣，直到顯出米粒大小的紅痕。她渾身發抖，不辨是誰。她忿怒。照片從她手裏掉在桌上，她攤開兩手，往後靠住椅背，呆呆的看着天空。她不能想，她也沒有思想。

像是出死勁掙扎又得了勝似的，她的意識回復過來，她的僵直而發抖的手指再擎起那照相來看。她機械地念着那一句：「贈給親愛的抱素。一九二六·六·九·金陵。」她忽然記起來：六月九日那不是抱素自己說的正是他向慧要求一個最後答覆的一日麼？那時這可憐的畫中人卻寫了這封信，寄贈了整個的靈魂的象徵！那時，可憐的她，準是忙着做一些美滿甜蜜的夢，靜像一個局外人，既可憐那被欺騙的女子，轉又代慧慶幸。她暫時忘記了自身的悲痛。她機械地推想那不識面的女子此時知道了真相沒有？如果已經知道，是怎樣一個心情？忍受了呢？還是爭鬪？她好奇似的再檢那小冊子，又發見一張紙，寫着這樣幾句：

「信悉。茲又匯上一百元。帥座以足下之報告，多半空洞，甚爲不滿。此後務望切實偵察，總須得其機

關地點及首要諸人姓名，不然，鄙人亦愛莫能助，足下津貼，將生問題矣。好自爲之，不多及。

國標六月二日。

因爲不是情書，靜已將這紙片掠開，忽然幾個字跳出來似的撥動了她的思想：「帥座……報告……」

津貼。她再看一遍，一切都明白了。暗探，暗探！原來這位和她表同情專爲讀書而來的少年卻不多不少正是一位受着什麼「帥座」的津貼的暗探！像搗着毒物似的，靜把這不名譽的紙片和小冊子，使勁地擦在地下，說不出的味兒，從她的心窩直冲到鼻尖。她跑到牀前，把自己擲在牀裏，臉覆在被窩上。她再忍不住不哭了！二十小時前可愛的人兒，竟太快地暴露猙獰卑鄙的醜態。他是一個輕薄的女性獵逐者！他並且又是一個無恥的賣身的暗探！他是騙子，是小人，是惡鬼！然而自己卻就被這樣一個人沾污了處女的清白！翻突

然跳起來，趕到門邊，上了門，好像抱素就站在門外，強硬地要進來。

現在章女士的惟一思想就是如何逃開她的惡魔似的「戀人」。嗚嗚的汽管聲從左近的工廠傳來，時候正是十二點。靜匆忙中想出了一個主意。她祭了一兩件衣服，幾件用品，又檢取那兩封信，一張照片，和小冊子都藏在身邊，鎖了門就走。在客堂裏，看見二房東家的少婦正坐在窗前做什麼針線。這溫柔俏麗的少婦，此時映在靜的眼裏比平日更可愛；好像在亂離後遇見了親人一般，靜突然感動，幾乎想擁抱她，從頭兒訴說自己胸中的悲酸。但是到底只說了一句話：

「忽然生病了，此刻住醫院去，病好了就來。」

少婦同情地點着頭，目送她走出了大門，似乎對於活潑而自由的女學生的少女生活不勝其欽羨，她呆呆地半晌，然後又低了頭，機械地趕她的針線。

八

住醫院的第二日，翻當真病了。醫生說是流行性感冒，但熱度很高，又咳嗽得利害。病後第二天下午，這纔斷定是猩紅症，把她移到了隔離病房。

十天之後，猩紅症已過危險時期，惟照例須有兩個月的隔離療養。這一點，正合靜的心願，因為借此可以杜絕抱素的纏繞。即使他居然找到了這裏，但既是醫院內，又是猩紅症的患者，他敢怎麼樣？靜安心住下，病，像已在現在和過去之間，劃了一道界線，過去的一切不再闖入她的暫得寧靜的靈魂了。

一個月很快地過去。每天除了睡覺，就是看報，——不看報，她更沒事做。這一月中，她和家裏通了三次信，此外不會動過筆；她不願別人知道她的蹤跡。況且她的性格，也有幾分變換了。本來是多愁善感的，常常沈思空想，現在幾乎沒有思想；過去的，她不願想；將來的，她又不敢想。人們都是命運的玩具，誰能逃避命運的播弄？誰敢說今天依你自己願望安排的計畫，不會在明天被命運的毒手輕輕地一下就全部推翻了？呢？過去的打擊，實在太利害，使靜不敢再自信，不敢再有希望。現在她只是機械地生活着。她已經決定：出了

醫院就回家去，將來的事，聽憑命運的支配罷。

醫院裏有一位助理醫生黃興華，和顧認了同鄉，常常來和她閒談。黃醫生是一個腳踏實地的人，儉樸耐勞，又正直，所以雖然醫道並不高明，醫院裏卻深資依畀。他是醫生，然而極留心時事，最喜歡和人談時事。人家到他房裏，從沒見他讀醫書，總見他在看報，或是什麼政論的雜誌。他對於政治上的新發展，比醫學上的新發明更爲熟悉。但是他實在也沒有政治頭腦，他只是一個忠實的政治的看熱鬧者。

有一天，黃醫生喜氣沖沖的跑來，關頭一句話，就是：

「密司章，吳佩孚打敗了！」

「打敗了？」章女士興味地問，「報上沒見這個消息？」

「明天該有了。我們院裏剛接着漢口醫院的電報，是千真萬確的。吳佩孚自己受傷，他的軍隊全部潰散，革命軍就要佔領漢口了。」黃醫生顯然是十分興奮。「這一下，中國局面該有個大變化了。」他滿意地握着手。

「你看來準是變好的麼？」顧懷疑地問。

「自然。這幾年來，中國亂的也够了，國家的主權也喪失盡了；難道我們五千年歷史的漢族，就此算了麼？如果你這麼存心，就不是中國人了。中國一定有極頭的一日，只要有一個名副其實的共和政府，把實業振興起來，教育普及起來，練一枝強大的海陸軍，打敗了外國人，把朝鮮，安南，暹羅統統收回來，便成爲世

界一等強國。」黃醫生鼓起他常有的雄辯口吻，又講演他的愛國論了。

在一年以前，此類膚淺的愛國論大概要惹起靜女士的暗笑的，因為那時她自視甚高，她的「政治理想」確也屬於進步的思潮；但是現在她已經失掉了自信心，對於自己從前的主張，根本起了懷疑，所以黃醫生的議論在她耳邊響來就不是怎樣的不合意。況且黃醫生的品行早已得了靜的信仰，自然他的議論更加中聽了。靜開始有點興奮起來，然而悲觀的黑影尙遮在她眼前；她默然半晌，慢慢地說：

「我們知道國民黨有救國的理想和政策，我的同學大半是國民黨。但是天意確是引導人類的歷史走到光明的路麼？你看有多少好人慘遭失敗，有多少惡人意外地得意；你能說人生的鵠的是光明麼？革命軍目前果然得了勝利，然而黑暗的勢力還是那麼大！」

「怎麼迷信命運了？」黃醫生詫異地笑，「我們受過科學洗禮的人，是不應該再有迷信的。」他頓了一頓，「況且，便祭天意而論，天意也向着南方；吳佩孚兵多糧足，鎗礮好，然而竟一敗塗地！」

他掄起指頭，計算吳佩孚的兵力，他每天讀報的努力此時發生作用了；他滔滔地講述兩軍的形勢，背誦兩軍高級軍官的姓名；章女士凝神靜聽。後來，在外邊高叫「黃醫生」的聲中，他作了結論道：「報上說革命軍打勝仗，得老百姓的幫助；這話，我有些不懂。民心的向背，須待打完了仗，纔見分曉。說打仗的時候，老百姓幫忙，我就不明白。但也許兩湖民情不同，老百姓都會打仗。」

黃醫生的熱心至少已經引起靜女士對於時事的注意了。她以前的每日閱報，不過是無所事事借以

消閒，現在卻起了濃厚的興趣，每一個專電，每一個通訊，關於南北戰事的，都爭先從紙上跳起來歡迎她的眼光。並且她又從字縫中看出許多消息來。議論時事，成爲她和黃醫生的每日功課，比醫院裏照例的每日測驗體溫，有精神得多！一星期以後，靜女士已經剝落了悲觀主義的外殼，化爲一個黃醫生式的愛國主義者了。

然而她同時也化爲一個黃醫生式的忠實的政治的看熱鬧者。她以爲在這爭自由的壯劇中，像她那樣的人，是無可貢獻的；她只能掬與滿腔的同情。

革命軍的發展，引起了整個東南的震動。靜連得了兩封家信，知道自己的家鄉也快要捲入戰爭的旋渦。母親在第一封信中說：有錢的人家幾乎已經搬盡，大姨夫勸她到上海避避。靜當即覆了封快信，勸母親決定主意到上海來。但是母親的第二封信，九月十日的，說已經決定避到省裏大姨夫家去，省裏有海軍保護，是不怕的，況且大姨夫在海軍裏還有熟人。這封信，附帶着又說：「你大病初愈，不宜勞碌，即在醫院中靜養，不必回省來；且看秋後大局變化如何，再定行止。」因此，猩紅症的隔離療養期雖然滿了，靜還是住在醫院裏；因爲思念着家鄉，思念着母親，她更熱切地留心時事。

戰事的正確消息，報紙上早已不敢披露了。黃醫生每天從私人方面總得了些來，但也不怎樣重要。最新奇有趣的消息，卻是靜的舊同學李克傳來的。雙十節那天，靜在院內草場上散步，恰遇李克來訪友，正撞見了，這短小的人兒不知從什麼地方探聽得許多新聞，靜當下就請他常來談談。——前月她派人到從前

的二房東處取行李，得了抱素留下的一封信，知道他已回天津去了，所以靜女士現在沒有祕密行蹤之必要了。

從李克那裏，靜又知道院內新來了兩個女同學，一位是大礮史俊的戀人趙赤珠，一位是鬧過三角戀愛的王詩陶，靜和這兩位，本來不大接談，但現在恰如「他鄉遇故知」，居然親熱起來，常到他們那裏坐坐了。每天下午二時左右，趙女士、王女士的病房裏便像開了個小會議，李克固然來了，還有史俊和別的人，靜總在那裏消磨了半點鐘，聽完李克的新聞。黃醫生有時也來加入發揮他的理論。

革命軍佔領九江的第二天，趙王二女士的病房裏格外熱鬧；五六個人圍坐着聽李克的新聞。王女士本來沒有什麼病，這天更顯得活潑嬌豔；兩顆星眸不住的在各人臉上溜轉，一張小嘴掛着不滅的微笑，呈露可愛的細白牙齒。她一隻手挽在她的愛人東方明的肩上，歪着上半身，時時將脚尖點地，像替李克的報告按拍子。龍飛坐在她對面，一雙眼眯着她，含有無限深情。大家正在靜聽李克講馬迴嶺的惡戰，忽然龍飛按住王女士的腿，說「別動！」王女士一笑，有意無意的在龍飛肩頭打了一下。在場的人們都笑起來了。史俊伸過一隻手來推着東方明道：「提出抗議！你應該保障你的權利！」

「那天會場上，史大礮的提議失敗了，你們看他老是記着，到處利用機會和王詩陶作對呢！」李克頓了報告，笑着說。

「赤珠！我就不信沒有男同志和你玩笑。」王女士斜睨着趙女士，針對史大礮的話。

「大家不要開玩笑，談正事要緊。」東方明解紛，截住了趙女士嘴邊的話語。

「新聞也完了。」李克一面伸欠，一面說，「總之，現在武漢的地位鞏固了。」

「到武漢去，明天就去！」史大礮奮然說，「那邊需要人工作！」

「人家打完了，你纔去！」王女士報復似的頂一句。

「我看你不去！」史大礮也不讓。

「當真我們去做什麼事呢？」趙女士冒冒失失的問。

龍飛偷偷的向王女士做了個鬼臉。李克微笑。

「那邊的事多着呢！」東方明接着說，「女子尤其需要。」

「需要女子去做太太！」龍飛忍住了笑，板着臉捨空兒插入了這一句。

「莫開玩笑！」李克攔住，「真的，聽說那邊婦女運動落後，你們兩位都可以去。」又轉臉對趙女士說，

「密司章，希望你能去。」

翻此時已經站起來要走，聽了李克的話，又立住了。「我去看熱鬧麼？」她微笑地說，「我沒做過婦女運動，並且像我那樣沒用的人，更是有什麼事都不會做的。」

趙女士拉籬坐下，說道：「我們一同去罷。」

「密司章，又不是衝鋒打仗，那有不會的理。」史俊也加入鼓吹了，「你們一同去，再好沒有。」

「章女士……」

龍飛剛說出三個字，章女士立刻打斷他道：「不許你開口！你又來胡鬧了！」

「不胡鬧！」龍飛吐了口氣，斷然的說下去，「章女士很能活動，我是知道的。她在中學時代，領導同學反對頑固的校長，很有名的！」

「這話是誰說的？」翻紅着臉否認。

「包打聽說的。」龍飛即刻回答，他又加一句道：「包打聽也要到漢口去，你們知道麼？」

「她去幹什麼？」王女士很藐視的說。

「去做包打聽！」大家又笑起來。

「密司章，你不是不能，你是不願。」李克發言了，「你在學校的時候很消極，自然是因爲有些同學太胡鬧了，你看着生氣。我看你近來的議論，你對於政治，也不是漠不關心的，你知道救國也有我們的一份責任。也許你不贊成我們的做派，但是革命單靠鎗尖子就能成麼？社會運動的力量，要到三年五年以後，纔顯出來，然而革命也不是一年半載打幾個勝仗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我相信他們的做派不是胡鬧。至於個人能力問題，我們大家不是頂天立地的英雄，改造社會亦不是一二英雄所能成功，英雄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是常識以上的人們合力來創造歷史的時代。我們不應該自視太低，這就是我們所以想到武漢去的原因，也就是我勸你去的理由。」

「李克的話對極了！」史大礮跳起來說，「明天，不用再遲疑，和赤珠一同去。」

「也不能這麼快。」東方明說着立起身來，「明天，後天，一星期內，誰也走不動呢。慢慢再談罷。」

「會議」告了結束，三個男子都走了，留下三個女子。靜女士默然深思，王女士忙着對鏡梳弄她的頭髮，趙女士無目的地望着天空。

靜載着一腔心事，回到自己房裏；新的煩悶又憑空抓住了她。這一次和以前她在學校時的煩悶，又自不同。從前的煩悶，只是一種強烈的本能的衝動，是不自覺的，是無可名說的。這一次，她却分明感得是有兩種相反的力在無形中牽引她過去的創痛，嚴厲地對她說道：「每一次希望，結果只是失望；每一個美麗的憧憬，本身就是醜惡；可憐的人兒呀，你多用一番努力，多做一番你所謂奮鬥，結果祇加多你的痛苦失敗的紀錄。」但是新的理想卻委宛地然而堅決地反駁道：「沒有了希望，生活還有什麼意義呢？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就因為人知道希望。既有希望，就免不了有失望。失望不算痛苦，無目的無希望而生活着，纔是痛苦呀！」過去的創痛又頑固地命令她道：「命運的巨網，罩在你的周圍，一切掙扎都是徒然的。」新的理想卻鼓勵她道：「命運，不過是失敗者無聊的自慰，不過是懦怯者的解嘲。人們的前途只能靠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努力來決定。」這兩股力一起一伏地牽引着靜，暫時不分勝負。靜懸空在這兩力的平衡點，感到了不可耐的悵惘。她寧願接受過去創痛的教訓，然而新理想的誘惑力太强了，她委決不下。她屢次企圖遺忘了一切，回復到初進醫院來時的無感想，但是新的誘惑新的憧憬，已經連結為新的衝動，化成一大片的光耀，固

執地在她眼前呈。她也曾追索這新衝動的來源，分析牠的成分，企圖找出一些「卑劣」來，那就可名正言順地將牠撇開了，但結果是相反，她代替這新衝動加添了許多堅強的理由，她剛以為這是虛榮心的指使，立刻在她靈魂裏就有一個聲音抗議道：「這不是虛榮心，這是責任心的覺醒。現在是常識以上的人們共同創造歷史的時代，你不能拋棄你的責任，你不應自視太低。」她剛以為這是靜極後的反動，但是不可見的抗議者立刻又反駁道：「這是精神活動的迫切的要求，沒有了這精神活動，就沒有現代的文明，沒有這世間。」她待要斷定這是自己的意志薄弱，抗議立刻又來了：「經過一次的挫折而即悲觀消極，像你目前之所為，這纔是意志薄弱！」

爭鬪延長若干時間，靜的反抗運動終於失敗了。過去的創痛雖然可怖，究不敵新的憧憬之迷人。她回復到中學時代的她了。勇氣，自信，熱情，理想，在三個月前從她身上逃走的，現在都回來了。她決定和趙女士她們同走。她已經看見新生活——熱烈，光明，動的新生活，張開了歡迎的臂膊等待她。這個在戀愛場中失敗的人兒，現在轉移了視線，滿心想在「社會服務」上得到應得的安慰，享受應享的生活樂趣了。

因為趙女士等在上海還有一個月的停留，靜女士先回到故鄉去省視母親。故鄉已是青天白日的世界了，但除了表面的點綴外，依然是舊日的故鄉，這更堅決了靜女士的主意。在雨雪霽霽的一個早晨，她又到了上海，第二天便和趙女士等一同上長江輪船，依着命運的指定，我覓她的新生活去了。雖然靜女士那時腦中斷沒有「命運」二字的痕跡。

九

章女士醒來時，已是十點十分。這天是陰天，房裏光線很暗，倒也不顯得時候不早。因為東方明跟軍隊出發去了，她和王女士同住人家一個大廂樓，她和王女士已經成了好朋友。昨夜她們談到一點鐘方才上牀，興奮的神經又使她在枕頭上轉輾了兩小時許方纔睡着；此時她口裏發膩，頭部脹而且昏，自從到漢口的兩個多月裏，她幾乎每夜是十二點以後上牀，睡眠失時，反正已成了習慣，但今天那麼疲倦，卻是少有的。她懊喪地騎着，歸咎於昨夜的談話太刺激。

街上人聲很熱鬧。一隊一隊的軍樂聲，從各方傳來；嘍，那轟然的聲音是喊口號。章女士霍然一驚，不知從那里來的精神，她一骨碌翻起身來，披了件衣服，跑到窗前看時，見西首十字街頭正走過一隊兵，頸間都掛着紅藍白三色的「犧牲帶」，槍口上插着各色小紙旗，一個皮綁腿的少年，站在正前進的隊伍旁邊，揚高了手，領導着喊口號。靜，知道這一隊兵立刻就要出發到前線去了。兵隊的前進行伍，隔斷了十字街的向東西的交通，這邊已經壓積了一大堆的旗幟——各色各樣人民團體的旗號，寫口號的小紙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幾個寫着墨黑大字的白竹布大橫幅，很徧促地夾在旗陣中，也看不清是什麼字句。旗陣下面，蕩頭攢動，一陣陣的口號聲，時時騰空而上。

靜女士看了二三分鐘，回身來忙倒水洗臉，失眠的疲乏，早已被口號呼聲趕跑了。她猛看見桌上有一張紙，是王女士留的字條：

「不來驚破你的好夢。我先走了。專渡各界代表的差輪在江漢關一碼頭，十一點鐘開。」

詩九時二十分。」

十分鐘後，靜女士已坐在車上，向一碼頭去了。她要趕上那差輪；昨夜她和王女士說好，同到南湖去參加第二期北伐誓師典禮。

到一碼頭時，江岸上一簇一簇全是旗幟；這些都是等候輪渡的各團體民衆。江漢關的大鐘正報十點三刻。喊口號的聲音，江潮般的捲來。海關碼頭那條路上，已經放了步哨。正對海關，一個大彩牌樓，二丈多長紅布的橫額寫着斗大的白字。幾個泥面的小孩子，鑽在人堆裏，拾那些拋落在地上的傳單。碼頭邊並肩挨得緊緊地，泊着大小不等的七八條過江小輪，最後的一條幾乎是泊在江心，都掛着「青天白日滿地紅」，黏在碼頭邊的，是一隻小兵艦，像被擠著的胖子，不住地吱——啾——咳——啾的喘氣。幾個黃制服的「衛士」，提着盒子礮，在艦上踱方步。

一切印象——每一口號的呼喊，每一旗角的飄拂，每一傳單的飛揚，都含着無限的鼓舞。靜女士感動到落了眼淚來。她匆匆地通過碼頭，又越過二三條並肩靠着的小輪，纔看見一條船的「差輪」旗幟拖下一條長方白布，彷彿寫着「各團體」等字。船的甲板已經站滿了人。她剛走近船舷，一團女子從人羣裏

擠出來迎着她招呼。

這女子原來是慧女士，她來了快一月了，她終究在此地找到了職業，是在一個政府機關內辦事，她也是到南湖去，無意中卻遇見了靜。

王女士終於不見，但「差輪」卻已放汽管，向上流開走了。待到船靠文昌門外布局碼頭，又催了車到南湖時，已經是下午二點鐘。南湖的廣場擠滿了鎗刺和旗幟，巍巍然孤峙在鎗刺之海的，是閱兵臺的尖頂。滿天是烏雲，異常陰森。軍事政治學校的學生隊伍中發出悲壯的歌聲，四面包圍的陰霾，也似乎動搖了。颯風不知從那一方吹來，萬千的旗幟，都獵獵作聲。忽然轟雷般的掌聲起來，軍樂動了，夾着許多高呼的口號，誓師委員到場了。靜和慧被擠住在人堆裏，一步也動不得。

軍樂聲，掌聲，口號聲，傳令聲，步伐聲，錯落地過去，一陣又一陣，誓師典禮按順序慢慢地過去。不知從什麼時候下起頭的雨，此時忽然變大了。天上像開了大窟窿，盡情的傾瀉。許多小紙旗都被雨打壞了。只剩得一根光盧柴桿兒，依舊高舉在人們手中，一動也不動。

「我再不能支持了！」慧抖着衣服說，她的襯夾衣已經溼透，黏在身上，變成一個新鮮的「模特兒」。

「怎麼辦呢？又沒個避雨的地方，」靜張望着四面說。

「也像你那樣穿厚衣服，就不怕了。」慧悞悞地說：「我們走罷，」她囁囁地加了一句，她們身後的太陽，確也十分稀薄了。

因為衣服的質料厚，靜還不顯得怎樣狼狽，然而也已裹外全溼，她同意了慧的提議，那時全場的光燄，柴桿兒一齊搖動，口號聲像連珠磬的起來，似乎誓師典禮也快完了。

10

參加誓師典禮回來後，譚女士病了，主要原因是雨中受涼，但誓師典禮雖然使譚肉體上病着，卻給她精神上——一個新的希望，新的慰安，新的憧憬。

過去的短短的兩個多月，譚女士已經換了三次工作，但每一次只增加了些幻滅的悲哀，理想中的光明熱烈的幻象，漸漸模糊了，僅不至絕望。現在誓師典禮給她的悲壯的印象，又從新燃熱了她的希望。

她和王趙二女士本是一月二日就到了漢口的。那時，她自覺滿身是勇氣，滿眼是希望。她準備洗去嬌羞的小姐習慣，投身最革命的工作。東方明和蕭飛已是政治工作人員了，向她誇說政治工作之重要；那時有一個政治工作人員訓練委員會成立，招收「奇才異能，遺大投艱」之士，譚的心怦怦動了，便去報了名。筆試的一天，她滿懷高興，到指定的筆試處去。一進了場，這就背脊骨一冷，原來她料想以為應試者該都是些英俊少年的，誰知大不然，不但頗有些腐化老朽模樣的人們捏着筆咿唔不止，並且那幾位青年，也是油頭光臉，像所謂「教會派」。應試人中只她一個女子，於是又成了衆「考生」視線焦點；有幾位突出餓

老鷹的眼，骨條骨條地儘瞧；有幾位睜大了驚異的眼睛，猶如村童見了「洋鬼子」。試題並不難，然而應試者仍不乏交頭接耳商量，直到灰布軍服斜皮帶的監試員慢慢地從身後走來，方纔咳嗽一聲，各自歸了原號。這些現象，靜女士看着又好笑又好氣，她已經失望，但還是忍耐着定心寫自己的答案。

「翻閱參考書本不禁止，但是儘抄三民主義原文也不中用，時間不早了，還是用心想一想，快做文章罷。」靜忽聽得一個監試員這麼說。

場中有些笑聲起來了。靜隔座的一位正忙着偷偷地翻一本書，這纔如夢初醒的藏過了書，把住了筆，伊唔伊唔搖起肩膀來。靜不禁暗地想道：「無怪東方明他們算是出色人才了，原來都是這等貨！」

那天靜女士回到寓所後，就把目睹的怪相對王女士說了，並且歎一口氣道：「看來這委員會亦不過是點綴革命的一種官樣文章罷了，沒有什麼意思。」

「那也不盡然。」王女士搖着頭說，「我聽東方明說，他和委員會的主持者談過，知道他們確主張認真辦事，嚴格甄錄，無奈應試者大抵是那一類脚色——冬烘學究，衙門蛀蟲，又不能剝奪他們的考試權，只好讓他們來考。這班人多半是徒勞，一定不取的。」

兩天後，考試結果發表了，果然只取了五名——三名是正取，二名是備取；靜女士居然也在正取之列。這總算把她對於委員會的懷疑取消了，於是她又準備去應口試。

出於意外，口試的委員是一個短小的說話聲音很低的洋服少年，並不穿軍裝，他對每個應試者問了

十幾道的問題，不論應試者怎樣回答，他那張板板的小臉總沒一些表示，令人無從猜摸他的意向。

「你知道慕沙里尼是什麼人？」那短小的「委員」對一位應試者問了幾個關於黨國的大問題以後，突然取了這常識測驗的法兒了。他在紙上寫了慕沙里尼的譯名，又寫了西文拼法。

「慕——沙——里——尼……他是一個老革命家！」應試者遲疑地回答。

「他是那一國人死了麼？」

「他是俄國人，好像死得不久。」

「季諾維夫是什麼人？」口試委員毫無吝嗇地換了題目。

「他是反革命，白黨。」應試者搶着回答，顯然自以為有十二分的把握。

口試委員寫了「季諾維夫」四個字。

「哦，先前是聽錯做謝米諾夫了。這……這季諾夫，該是英國人罷。」應試者用了高聲的口吻了。

「安格聯。」口試委員再寫。

「這賣國奴這漢奸！他是北京的海關監督！」應試者爽快地答。

「許是奉天人罷？」口試委員追問一句，臉上的筋肉一根也不動。

「是。」應試者回答，遲疑地看着口試委員的臉。

靜女士忍不住暗笑。

五個人的口試，消磨了一小時，最後，最小的口試委員站起身來宣布道：「各位的事情完了，結果仍在報上發表。」他旋轉腳跟要走了，但是四個人攔住了他：

「什麼時候兒發表？」

「幹麼工作？」

「不會分發到省外去罷？」

「特務員是上尉初級，也沒經過考試。我們至少是少校罷！」

問題銜接着擲過來。口試委員似笑非笑的答道：「明天就發表。看明天的報！派什麼工作須待D主任批示，我們管不着。」

問題還要來，但勤務兵拿了一疊的請見單進來了。那口試委員說了句「請和這裏的楊書記接洽。」點着頭像逃也似走了。

第二天口試結果發表，只取了四名；正取中一名落選，二名備取倒全取上了。靜覺得這委員會辦事也還認真，也就決心進去了。

每天有四五十人應筆試，每天有七八人應口試，每天有四五人被錄取；靜的「同人」一天一天多起來。委員會把他們編成訓練班，排定了講堂的課程，研究的範圍和討論的題目。在訓練班開始的前一星期，就搬進那指定的宿舍。她和王女士握別的時候說：

「我現在開始我的新生活。我是一個弱者。你和赤珠批評我是意志薄弱。李克批評我是多愁善感。我覺得你們的批評都對，都不對；我自己不知道我是怎樣一個人，我承認我有許多缺點，但我自信我根本上不是一個耽安逸喜享樂的小姐。我現在決心去受訓練，吃苦，努力，也望你時常督促我。」她頓了一頓，很親熱的挽住了王女士的臂膊，「從前我聽人家說你浪漫，近來我細細觀察，我知道你是一個豪爽不拘的人兒，你心裏卻有主見，但是人類到底是感情的動物，有時熱情的衝動會使你失了主見。一時的熱情衝動，會造成終身的隱痛，這是我的……」她擁抱了王女士，偷偷滴一點眼淚。

王女士感動到說不出話來。

然而抱了堅決主意的那時的靜女士，只過了兩星期多的「新生活」，又感到了萬分的不滿足。她確不是吃得辛苦，她是覺得無聊。她看透了她的同班們的全副本領，只是熟讀標語和口號；一篇照例的文章，一次照例的街頭宣講，都不過湊合現成的標語和口號罷了。她想起外邊人譏諷政治工作人員爲「賣膏藥」，會了十八句的江湖訣，可以做一個走方郎中賣膏藥，能夠顛倒運用現成的標語和口號，便可以當一名政治工作人員。有比這再無聊的事麼？這個感想，在靜的腦中一天一天擴大有力，直到她不敢上街去，似乎路人的每一注目就是一句「賣膏藥」的譏笑。勉強挨滿三個星期，她終於告退了。

此後，她又被王女士拉到婦女會裏辦了幾星期的事，結果仍是嫌無聊，走了出來。她也說不出爲什麼無聊，那些事無聊，她只感覺得這也是一種敷衍應付裝幌子的生活，不是她理想中的熱烈的新生活。

現在靜女士在工會中辦事也已經有兩個星期了。這是聽了李克的勸告，而她自己對於這第三次工作也找出了差強人意的兩點：第一是該會職員的生活費一律平等，第二是該會有事在辦，並不是虛綴品。

任事的第一天，史俊和趙女士——他倆早已是這裏的職員，引到各部分走了一遍，介紹幾個人和她見面。她看見那些人都是滿頭大汗的忙著。她擔任文書科裏的事，當天就有許多文件待辦，她看那些文件又都是切切實實關係幾萬人生活的事。她第一次得到了辦事的興趣，她終於踏進了光明熱烈的新生活。但也不是毫無遺憾，例如同事們舉動之粗野幼稚，不拘小節，以及近乎瘋狂的見了單身女人就要戀愛，都使靜感着不快。

更不幸是靜所認為遺憾的，在她的同事們適成其為革命的行為，革命的人生觀，非普及於人人不可，而靜女士遂亦不免波及。她任事的第三日，就有一個男同事借了她的雨傘去，翌日並不還她，說是轉借給別人了，靜不得不再買一柄。一次，一位女同事看見了靜的斗篷，就說：「嘿！多漂亮的斗篷！可惜我不配穿。」然而她竟拿斗篷披在身上，並且揚長走了。四五天後來還時，斗篷肩上已經裂了一道縫。這些人們自己的東西也常被別人拏得不知去向，他們轉又拏別人的；他們是這麼慣了的，但是太文雅拘謹的靜女士卻不慣。鬧戀愛尤其是他們辦事以外惟一的要件。常常看見男同事和女職員糾纏，甚至蹣跚着親嘴。單身的女子若不和人戀愛，幾乎罪同反革命——至少也是封建思想的餘孽。他們從趙女士那裏探得靜現在並沒

愛人，就一齊向她進攻，有一個張誠和她糾纏得最利害。這件事，使靜女士二分的不高興，漸漸對於目前的工作也連帶地發生了嫌惡了。

現在靜病着沒事，所有的感想都兜上了心頭。她想起半年來的所見所聞，都表示人生之矛盾。一方面是緊張的革命空氣，一方面卻又有普遍的疲倦和煩悶。各方面的活動都是機械的，幾乎使你疑惑是虛應故事，而聲嘶力竭之態，又隨在暴露，這不是疲倦麼？「要戀愛」成了流行病，人們瘋狂地尋覓肉的享樂，新奇的性慾的刺激；那晚王女士不是講過的麼？某處長某部長某廳長最近都有戀愛的喜劇。他們都是兒女成行，並且職務何等繁劇，尚復有此閒情逸趣，更無怪那班青年了。然而這就是煩悶的反映。在沈靜的空氣中，煩悶的反映是頹喪消極，在緊張的空氣中，是追尋感官的刺激。所謂「戀愛」遂成了神聖的解嘲。這還是聲聲大著的矛盾，若毛舉細故，更不知有多少。剷除封建思想的呼聲喊得震天價響，然而親戚故舊還不是拔茅連茹地登庸了麼？便拏她的同事而言，就很有幾位是裙帶關係來混一口飯的。

矛盾哪，普遍的矛盾。在這樣的矛盾中革命就前進了麼？靜不能在理論上解決這問題，但是在事實上她得了肯定。她看見昨天的誓師典禮是那樣的悲壯熱烈，方恍然於平日所見的疲倦和煩悶只是小小的缺點，不足置慮；因為這些疲倦煩悶的人們在必要時確能慷慨為偉大之犧牲。這個「新發見」鼓起了她的勇氣。所以現在她肉體上雖然小病，精神上竟是空前的健康。

在靜女士小病休養的四五日中午，「異鄉新逢」的慧女士曾來過兩次。第二次來時，靜女士已經完全

回復健康，便答應了慧女士請吃飯的邀請。

慧請的客大半是同僚，也有她在外國時的朋友，誰都不認識，應酬了幾句，也就完事；她默默的在旁觀察。一個黑矮子，人家呼爲錢祕書的，說話最多；他說話時每句末了的哈哈大笑，頗有幾分像百代唱片裏的「洋人大笑」；靜女士每見他張開口，便是一陣惡心。

「你們那裏新來了位女職員，人還漂亮，哈哈，哈哈。」黑矮子對一位穿洋服的什麼科長說。

「總比不上周女士呵！」洋服科長回答，「倒是一手好麻雀。」

「周女士好酒量，更其難得了，哈哈，哈哈。」

細長頸子，小頭，穿中山裝的什麼辦事處主任，冒冒失失對慧嚷道：

「來！來！賭喝一瓶白蘭地！」

靜覺得那細長頸子小頭的辦事處主任，本身就是一個白蘭地酒瓶。

慧那時和左首一個穿華達呢軍裝的少年談得正忙，聽着「白蘭地酒瓶」嚷，只迴眸微笑答道：「錢

祕書又來造我的謠言了。」

「一瓶白蘭地。」黑矮子跳起來大聲嚷，「昨天見你喝的，今天你是替自己省酒錢了，哈哈，哈哈。」

「那就非喝不可了！」一個人插進說。

「某夫人用中央票收買夏布，好打算呵！」坐在靜右首的一位對一個短鬚的人說。

「這筆貨，也不過是國產應罷了。」一個光頭人回答。靜看見有一條小青蟲很細心的在那個光頭上爬。

黑矮子和「白蘭地酒瓶」鬍着慧喝酒，似乎已得了勝利，慧終究喝了一大杯白蘭地。

漸漸談鋒轉了方向，大家向女主人進攻。「白蘭地酒瓶」一定要問慧用什麼香水，軍裝少年拉着慧要和他跳舞，後來，黑矮子說要宣布慧最近的戀愛史，慧淡淡答道：「有，你就宣布，只不許造謠！」

提到戀愛，這一夥半醉的人兒宛如聽得前線的捷報，一齊鼓舞起來了；他們攔住了慧，不但動口，而且動手，然而終不脫「封建思想」竟沒波及到靜女士。

很巧妙地應付着，慧安然渡過了這一陣子擾動，宣告了「席終」。

慧女士送靜回寓的途中，靜問道：「他們時常和你這般糾纏麼？」她想起了慧從前所抱的主意，又想起抱素和慧的交涉。

「可不是，」慧坦白地回答，「我高興的時候，就和他們鬼混一下；不高興時，我簡直不理，讓妹，你以為我太放蕩了麼？我現在是一個冷心人，儘管他們如何熱，總溫暖不了我的心。」

靜彷彿看見慧的雪白渾圓的胸脯下，一顆帶着傷痕的冷硬的心傲然地抖動着。她擁抱了慧，低聲答道：

「我知道你的心！」

又是半個月過去了。靜女士，慧女士，和王女士，現在成了最親密的朋友。三位女士的性格絕不相同，然而各人有她的長處，各人知道各人的長處。兩位都把靜女士視同小妹妹，因為她是怯弱，溫婉，多愁，而且沒主意。這兩位「姊姊」對於靜賢是最大的安慰。這也是靜雖已厭倦了武漢的生活而卻不願回到家裏去的原因。自從到漢口以後，靜接着母親兩次要她回去的信，說家鄉現在也一樣的一樣的有她所喜歡的「工作」呢。

靜女士時常想學慧的老練精幹，學王女士的外圓內方，又能隨和，又有定見。然而天性所限，她只好罷休。在苦悶彷徨的時候，靜一定要去找她的「慧姊姊」，因為慧的剛毅有決斷，而且通達世情的話語，使她豁然超悟，生了勇氣。在寂寞幽怨的時候，靜就渴願和王女士在一處，她假在這位姊姊的豐腴溫軟的身上，細聽她的親熱宛轉的低語，便像吹醉在春風裏。那時，王女士簡直成了靜的戀人。她倆既是這等親熱，且又同居，因此趙女士常說他們是同性愛。

然而王女士卻要離開漢口了；因為東方明已經住定在九江，要王女士去，離別在即，三個好朋友都黯然神傷，靜女士尤其。她除了失去一個「戀人」，王女士，還有種種自身上的憂悶。王女士動身的前晚，他們

三人同遊首義公園，後來他們到黃鶴樓頭的孔明墩邊，坐着吹涼，談心。

那晚好月光。天空停着一朵朵的白雲，像白棉花鋪在青瓷盤上。幾點疏星，嵌在雲朵的空隙，閃閃地射光。漢陽兵工廠的大起重機，在月光下黑魃魃地蹲着，使你以為是黑色的怪獸，張大了嘴，等待着擲噬。武昌城已經睡着了，麻布絲紗四局的大烟囪，靜悄悄地高聳半空，宛如防禦隔江黑怪獸的守夜的哨兵。東邊一片燈火，赤化了半個天的，便是有三十萬工人的漢口。大江的急溜，漸漸地響，武漢輪渡的汽笛，時時發出顫動哀切的長鳴。此外，更沒有可以聽到的聲音。

孔明墩下的三位女士，在這夏夜的涼氣中談笑着。現在他們談話的重心已經轉移到靜的工作問題了。

「工會裏的事，我也厭倦了！」靜女士說：「那邊不少我這樣的人，我決定不幹了。」詩陶姊到九江去，我更加無聊。況且住宿也成問題——一個人住怪可怕的。」她很幽悒的挽住了王女士的手。

「工會的事，你原可不幹，」慧女士先發表她的意見，同時停止了她的讓步。「至於住宿，你還是搬到我那裏。我們在上海同住過，很有味。」

「你一天到晚在外邊，我一個人，又沒事做，真要悶死了。」靜不願意似的回答。

「和我同到九江去，好不好？」王女士說的很懇切，把臉偎着靜的頸額。

靜還沒回答，慧女士搶着說道：「我不贊成。」

「慧，你是怕我獨佔了靜妹？」王女士笑着說。

「人家煩悶，你倒來取笑了，該打！」慧在王女士的臂上搽了一把，「我不贊成，爲的是根本問題須先問靜妹還想做事否；如想做事，自然應該在武漢。」

「我先前很願做事，現在方知我這人到處不合宜。」靜嘆了口氣，「大概是我的心眼兒太窄，受不住絲毫的委屈。我這人，又懦弱，又高傲。詩陶姊常說我要好心太切，可不是？我回想我到過的機關團體，竟沒一處叫我滿意。大概又是我太會吹毛求疵。比如工會方面，因爲有一個張誠和我瞎糾纏，我就厭倦了工會的事。他們那班人，簡直把戀愛當飯喫。」

王女士和慧都笑了，忽然慧蹣跚着腳道：

「好了，不管那些新式的，新新式的，色中餓鬼！我們三個都到九江遊廬山去！」

「我到九江去本來沒有確定做事，同去遊廬山，好極了。」王女士也贊成，「靜，就這麼辦罷。」

靜女士搖了搖頭說：「我不贊成。帶連你們都不做事，沒有這個理！我本性不是懶惰人，而且在這時代，良心更督促我貢獻我的一份力。剛才我不是已經說過麼？兩星期前我就嫌惡那個張誠的瘋狂舉動，不願在工會中辦事，後來在誓師典禮時我又感動起來，我想，我應該忍耐，因此又挨下來。現在我雖然決心不幹工會的事，還是想做一點於人有益，於己心安的事。」

王女士和慧都蹣跚着頭。

「但是我想來想去總沒有。」翻接着再說，「詩陶姊又要走，少了一個精神上的安慰。」她低下頭去，滴了兩點眼淚，忽然又仰着淚臉對慧女士說道：「慧姊！我常常想學得你的語練達觀就好了，只恨我不能！」

「明天一定不走！」王女士眼眶也紅了，擁抱了靜，很溫柔的安慰她，「翻妹，不要傷心，我一定等你有理想中的事再走！」

「靜！你教我傷心！我自己的痛苦還難受！」慧嘆了口氣，焦灼地來回走着。

大江的急溜，照舊漸漸作響。一朵雲緩緩移動，遮沒了半輪明月，卻放出一顆極亮的星。

慧女士忽然站住了，笑吟吟的說道：「我想出來了！」

「什麼事？」王女士和翻同聲問。

「想出翻妹的出路來了！做看護婦去，豈不是於人有益，於己心安麼？」

「怎麼我忘了這個！」王女士忙接着說，「傷兵醫院正缺看護。救護傷兵委員會還徵調市立各校的

女教職員去擔任呢！」

現在三個人又都是滿臉的喜色了。他們商量之後，決定王女士明天還是不走，專留一日為靜選定醫院，覓人介紹進去。

王女士跑了個整天，把這件事辦妥。她為靜選定了第六病院。這是個專醫輕傷官長的小病院，離慧的

寓處也不遠，在先士兵病院也有義務女看護。後來因為女看護大抵是小姐少奶奶女教員，最愛清潔，走到傷兵面前時，總是用手帕掩了鼻子，很惹起傷兵的反感，所以不久就撤消了。

一二

勝利的消息陸續從前線傳來。傷兵們也跟着源源而來。有一天，第六病院裏來了個受礮彈殼片傷着胸部的少年軍官，增重了翻女士的看護的負擔。

這傷者是一個連長，至多不過二十歲。一對細長的眼睛，直鼻子，不大不小的口，黑而且細的頭髮。圓臉兒，頗是斯文溫雅，不像一個軍人；只那兩道眉稜，表示糾糾的氣概，但雖濃黑，卻並不見得怎樣闊。他裹在灰色的舊軍用毯裏，依然是好好的，僅僅臉色蒼白了些；但是解開了軍毯看時，咦，左乳部已無完膚。礮彈殼的鐵片已經刮去了他的左乳，並且在他的厚實的左下胸刻上了三四道深溝。據軍醫說，那礮彈片的一掠只要往下二三分，我們這位連長早已成了「國殤」。現在，他只犧牲了一隻無用的左乳頭。

這軍官姓強名猛，表字惟力；一個不古怪的人兒，卻是古怪的姓名。

在靜女士看護的負擔上，這新來者是第五名。她確有富裕的時間和精神去招呼這後來者。她除了職務的盡心外，對於這新來者還有許多複雜的向「他」心傷的部分太奇特，年齡的特別小，體格的太文秀。

都引起了靜的許多感動。她看見他的一雙白嫩的手，便想像他是小康家庭的兒子，該還有母親、姊妹、兄弟，平素該也是怎樣嬌養的少爺，或者現在他家中還不知道他已經從軍打仗，並且失掉了一隻乳頭。她不但敬重他爲爭自由而流血——可寶貴的青春的血；她並且寄與滿腔的憐憫。

最初的四五天內，這受傷者因爲創口發炎，體溫極高，神志不清；後來漸漸好了，每天能夠坐起來看半小時的報紙。雖然病中，對於前線的消息，他還是十分注意。一天午後，靜女士送進牛奶茶去，他正在攪磨苦思，靜把牛奶杯遞過去，他一面接杯，點頭表示敬意，一面問道：

「密司章，今天的報紙還沒來麼？」

「該來了。現在是兩點十五分。」靜看着手腕上的錶回答。

「這裏的報太豈有此理。每天要到午後纔出版！」

「強連長，軍醫官說你不宜多勞神。」靜躊躇了些時，終於委婉地說，「我見你坐起來看報也很費力呢！」

少年把牛奶喝完，答道：「我着急的要知道前方的情形。昨天報上沒有捷電，我生怕是前方不利。」

「該不至於，」靜低聲回答，背過了臉兒；她見這負傷的少年還這樣關心軍事，不禁心酸了。

離開了傷者，靜女士就去找報來；她先翻開一看，不禁一怔，原來這天的報正登着鄂西吃緊的消息。她立刻想到這個惡消息萬不能讓她的傷者知道，這一定要加重他的焦灼；但是不給報看，又要引起他的懷

疑，同樣是有礙於病體。她想不出兩全的法子，捏了那份報，癡立在走廊裏。忽然一個人拍着她的肩頭道：

「靜妹，什麼事發悶？」

靜急回頭看時，是慧女士站在她背後，她是每日來一次的。

「就是那強連長要看報，可是今天的報他看不得。」靜回答，指出那條新聞給慧女士瞧。

慧拏起來看了幾行，笑着說道：

「有一個好法子。你揀好的消息讀給他聽！」

又談了幾句，慧也就走了。靜女士回到強連長的病房裏，藉口軍醫說看報太勞神，特來讀給他聽。少年不疑，很滿意地聽她讀完了報上的好消息。從此以後，讀報成了靜女士的一項新職務。

強連長的傷，跟着報上的消息，一天一天好起來。靜女士可以無須再讀報了。但因她擔任看護的傷者，也一天一天減少，她很有時間閒談，於是本來讀報的時間，就換為議論軍情。一天，這少年講他受過的經過。他是在臨穎一仗受傷，兩小時內，一團人戰死了一半多，是一場惡戰。這少年神采飛揚地講道：

「敵軍在臨穎佈置了很好的礮兵陣地，他們分三路向我軍反攻，和我們——七十團，接觸的兵力，在一旅左右。司令部本指定七十團擔任左翼警戒，沒提防敵人的反攻來的這麼快。那天黃昏，我們和敵人的前哨接觸，敵人簡直不用鎗，一開頭就是礮，迫擊礮彈就像雨一般打來……」

「你的傷就是迫擊礮打的罷？」靜悄悄地问。

「不是，我是野礮彈碎片傷的。我們團長是中的迫擊礮彈，咳，團長可惜！」他停了一秒，又接下去，「那時，七十團也分三路迎戰。我的一連和別一連，分派在右路，目的是抄擊敵人的野礮陣地。但是敵人進展極快，我們不得不抵抗他們的前進，成爲一場混戰。敵人在密集的礮彈掩護下，向我軍衝鋒！我們一營人打完了，增加一營上去，死守着陣地。那時，團長腿部已經受傷，後方的增援隊伍還沒趕到，情形真是危險極了！但是敵方卻增加了兵力，接連的向我們衝鋒，並且展開兩翼，包抄我們。半夜，打的最熱鬧，步鎗，機關鎗，迫擊礮，混成一片奇怪的聲音。敵人每隔二三分鐘，放一排迫擊礮，野礮是差不多五分鐘一響。我便是那時候受了傷。」

他歇了一歇，微笑的撫他胸前的傷疤。

「你也衝鋒麼？」靜低聲問。

「我們那時是守，死守着喫礮彈，後來——我已經被他們攔回後方去了，團長裏了傷，親帶一營人衝鋒，這才把進逼的敵人挫退了十多里，我們的增援隊伍也趕上來，這就擊破了敵人的陣線。」

「敵人敗走了？」

「敵人守不住陣地，總退卻！但是我們一團人差不多完了！團長胸口中了迫擊礮，擦回時已經死了！靜凝眸瞧着這少年，見他的細長眼睛裏閃出愉快的光。她忽然問道：

「上陣時心裏是怎樣一種味兒？」

少年笑起來，他用手掠他的秀髮，回答道：

「我形容不來。勉強作個比喻，那時的緊張心理，有幾分像財迷子帶了鑿鑿去掘金的窖藏；那時躍躍鼓舞的心理，大概可比是才子赴考；那時的好奇而兼驚喜的心理，或者正像……新嫁娘的第一夜！」

靜自覺臉上一陣烘熱。少年的第三種比喻，感觸了她的尚有餘痛的經驗了，但她立即轉換方向，又問

道：

「受了傷後，你有什麼感想呢？」

「沒有感想。那時心裏非常安定。應盡的一份責任已經做完了，自己也處於無能為力的境地了；不安，待怎樣？只是還不免有幾分焦慮；正像一個人到了暮年時候，把半生辛苦創立的基業，交給兒孫，自己固然休養不管事，卻不免放心不下，惟恐後人把事情弄壞了。」

少年輕輕地撫摸自己胸前的傷疤，大似一個藝術家鑑賞自己的得意舊作。

「你大概不再去打仗了？」靜低聲問；她以為這一問很含着關切憐愛的意味。

少年似乎也感覺着這個，他沈吟半晌，才柔聲答道：

「我還是要去打仗。戰場對於我的引誘力，比什麼都強烈。戰場能把人生的經驗縮短，希望，鼓舞，忿怒，破壞，犧牲——一切經驗，你須得活半世去嘗到的，在戰場上，幾小時內就全有了。戰場的生活是最活潑最變化的，戰場的生活並且也是最藝術的；尖銳而曳長的嘯聲是步鎗彈在空中飛舞；哭↓哭↓哭↓懷鬼耳

的是水機關——隨你怎樣勇敢的人聽了水機關的聲音沒有不失色的。那東西實在難聽！大砲的吼聲像音樂隊的大鼓，替你按拍子。死的氣息，比美酒還醉人。呵！刺激，強烈的刺激！和戰場生活比較，後方的生活簡直是麻木的死的！」

「據這麼說，戰場竟是俱樂部了。強連長，你是爲了享樂自己纔上戰場去的罷？」靜雲不住發出最嬌媚的笑聲來。

「是的。我在學校時，幾個朋友都研究文學，我喜歡藝術。那時我崇拜藝術上的未來主義；我追求強烈的刺激，讚美炸彈，大砲，革命——一切劇烈的破壞的力的表現。我因爲厭倦周圍的平凡，纔做了革命黨。纔進了軍隊。依未來主義而言，戰場是最合於未來主義的地方。強烈的刺激，破壞，變化，瘋狂似的殺，威力的崇拜，一應俱全！」少年突然一頓，旋即放低了聲音接着說：「密司章，別人冠冕堂皇說是爲什麼爲什麼而戰，我老老實實對你說，我喜歡打仗，不爲別的，單爲了自己要求強烈的刺激！打勝打敗，於我倒不相干！」

靜女士凝視着這少年軍官，半晌沒有話。

這一席新奇的議論，引起了靜的別一感想。她暗中忖量：這少年大概也是傷心人，對於一切都感不滿。都覺得失望，而又不甘寂寞，所以到戰場上要求強烈的刺激以自快罷。他的未來主義，何嘗不是消極悲觀到演進後的反動。如果覺得世間尚有一事足惹留戀，他該不會這般古登冷酷罷。靜又想起慧女士來；靜的思想也是變態，但入於個人主義頹廢享樂的一途，和這少年軍官又自不同。他和慧同樣的可憫，但更可憐。

「密司章，你想什麼？」

少年聽破了章的沈思，他的善知人意的秀眼，看住了靜的面孔，似乎在說：是已經懂得你的心。

「我想你的話很有意思，」她回答，忽然有幾分羞怯，「無論什麼好聽的口號，反正不過是那麼一回事。」

「還空發了兩句牢騷，同時她站起身來道：「強連長，你該歇歇了。」

少年點點頭，他目送靜走出去，見到門邊，忽又站住，回過頭來，看住了他，輕輕的問道：「強連長，確沒有別的事比打仗更能刺激你的心麼？」

少年辨出那話音微帶着顫，他心裏一動。

「在今天以前，確沒有。」這是回答。

那天晚上，慧女士到醫院裏去看望靜女士，見靜神情恍惚，若有心事。問起原因，聽完了靜轉述少年軍官的一番話，毫不介意地說道：

「世間儘有些怪人！但是爲什麼又惹起你來動心事？」

「因爲想起他那樣的人，卻有如此悲痛的心理；他大概是一個過來的傷心人！」靜回答，不自禁地歎了口氣。

「這軍官是那裏人家裏還有什麼人？」慧沈吟有頃，忽然這麼問。

「他是廣東人。父親是新加坡的富商。大概家庭裏有問題，他的母親和妹妹另住在汕頭。」

慧低着頭尋思，突然她笑起來，抱住了靜女士的腰，說道：

「小妹妹，你和那軍官可以成一對情人，那時，他也毋須再到戰場上聽音樂，你也不用再每日價悲天憫人的不高興！」

靜的臉紅了，她瞅了慧女士一眼，沒有話說。

一三

慧的預言，漸漸轉變成爲事實；果然世間還有一件事可以替代強連長對於戰場的熱心，那就是一個女子的深情。靜女士的溫婉的女性的熱力，終究軟化了這未來主義者的鐵心。

這一個結合，在靜女士方面是憫與敬混化而成爲自然的愛，是主動的，自覺的，非感情的；在未來主義者方面或者可說是被攝引，被感化，但也許仍是未來主義的又一方面的活動。天曉得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然而兩心相合的第一星期，確可說是自然主義的愛，而不是未來主義。

第二期北伐自攻克鄭汴後，暫告一段落，因此我們這位新跌入戀愛裏的強連長，雖然並未脫離軍籍，卻也有機會度他的蜜月。他的一連兵早已打光了，他現在確也無所事事。在他出醫院的翌日，就是他和靜女士共同宣告「戀愛結合」那一天，他們已經決定游廬山去；靜女士並且發了個電報到九江給王女士，

報告他們的行蹤。

從漢口到九江，只是一夜的行程。清晨五點鐘模樣，靜女士到甲板上看時，只見半空中迎面撲來四五个淡青色的山峯，峯下是一簇市街，再下就是滾滾的大江。那一簇市街夾在青山黃水之間，遠看去宛如飄浮在空間的蜃樓海市。這便是九江到了。

住定了旅館後，靜的第一件事是找王女士。強是到過九江的，自然陪着走這一趟。他們在狹小的熱得如蒸籠裏的街道上，擠了半天，纔找得王女士的寓處，但是王女士已經搬走了。後來又找到東方明所屬的軍部裏，強遇見了一個熟人，纔知道三天前東方明調赴南昌，王女士也一同去了。

第二天，靜和強就上廬山去。他們住在牯嶺的一個上等旅館裏。

在旅舍的月臺上可以望見九江。牯嶺到九江市，不過三小時的路程；牯嶺到九江，有電報，有長途電話。然而住在牯嶺的人們總覺得此身已在世外。牯嶺是太高了，各方面的消息都達不到；即使有人從九江帶來些新聞，但也如輕煙一般軟而無力，不能給遊客們什麼印象。在這裏，幾個喜歡動的人是忙着遊山，幾個不喜歡動的人便睡覺。靜女士和強連長取了前者，但他們也不走遠，遊了一天，還是回到牯嶺旅館裏過夜。靜女士現在是第一次嘗得了好夢似的甜蜜生活。過去的一年，雖然時間是那麽短促，事變卻是那麽多而急，靜的脆弱的靈魂，已覺不勝負擔，她像用敝了的彈簧，弛鬆地攤着，再也緊張不起來。她早已迫切地需要幽靜恬美的生活，現在，夢想的生活，終於到了。她要審慎地盡量地享受這久盼的快樂。她決不能再讓

牠草草的過去，徒留事後的惆悵。

她有許多計畫，有許多理想，都和強說過，他們只待一一實施了。

到牯嶺的第二天，靜和強一早起來，就跑出了旅館。那天一點雲氣都沒有，微風；雖在山中，也還很熱。靜穿一件水紅色的袒頸西式紗衫，裏面只襯一件連禰的汗背心，長統青絲襪，白帆布運動鞋。本來是不瘦不肥的身材，加上這套裝束，更顯得窈窕，活潑，肉感。強依舊穿着軍衣，只取消了皮帶和皮綁腿。

他們只揀有花木有泉石的地方，信步走去，在他們面前，是一條很闊，略帶傾斜的石層路——所謂「洋街」，一旁是花木掩映的別墅，一旁是流水琤琮的一道清澗。這道澗，顯然是人工的；極大的鵝卵石鋪成了澗牀，足有兩丈寬，三尺深；牀中時有怪石聳起，青玉似的泉水逆擊在這上面，碎成了萬粒珠璣，霍霍地響。靜女士他們沿了澗一直走，太陽在他們左邊；約摸有四五里路，突然前面閃出一座峭拔的山壁，攔住了去路。那澗水沿着峭壁腳下曲折過去，汨汨地翻出尺許高，半丈遠的銀濤來。峭壁並不高，頂上有一叢小樹和一角紅屋，那壁面一例是青銅色的水成巖，斧削似的整齊，幾條女蘿掛在上面，還有些開小黃花的野草雜生着；壁縫中伸出一棵小松樹，橫跨在水面。

「你瞧，惟力松樹下有一塊大石頭，剛好在泉水的飛沫上面，我們去坐一下罷。」

靜挽着強的臂膊說。一面她向山下裏瞧，想找個落腳的東西走過去。

「坐一下倒好。躺着睡一會更好。萬一澗水暴發，把我們沖下山去，那是最好了。」

強笑着回答，他已覷定水中一塊露頂的鸞卵石，跨了上去，又挽着靜的手，便到了指定的大石頭上。強把維也拉的軍衣脫下來，鋪在石上，兩人便坐下了。水花在他們腳下翻騰，咕咕地作響，急流遇曲的澗水發出嘶嘶的繁音。靜女士偎在強的懷裏，注視流水；四五里的下山路也使他疲乏了，汗珠從額上滲出來，胸部微微起伏。強低了頭，把嘴埋在靜的乳壕裏，半晌不起來。靜撫弄他的秀髮，很溫柔的問道：

「惟力，你告訴我，有沒有和別的女子戀愛過？」

強搖了搖頭，依舊迷戀着乳壕的生活。

「那天你給我看的女子照相，大概就是你從前的愛人罷？」

強擰起頭來，一對小眼珠，釘住了靜的眼睛看，差不多有半分鐘；靜覺得那小眼珠發出的閃閃的光，似喜又似嘖，很捉摸不定。忽然強的右臂收緊來，貼胸緊緊地抱住了靜，左手托起她的頭，在她唇上親了一個嘴，笑着回答道：

「我就不明白，竟做了你的俘虜了！從前很有幾個女子表示愛我，但是我，不肯愛。」

「照片中人就是其中的一個麼？我看她很美麗呢。」靜插進來說，吃吃的笑，似乎強的手觸着了她的什麼部分了。

「是其中的一個，她是同鄉。她曾使我覺得可愛，那時我還沒進軍隊，但也不過可愛而已，她抓不住我的心的。」

「可是你到收底收藏着她的照相直到現在。」靜第二次插進來說，她笑着用手指抹強的臉。

「還藏着她的照片，因為她已經死了。」強說。他看見靜又要攪言，便握住了她的嘴，繼續說道：「不相干，是暴病死的。我進軍隊後，也有女子愛我。我知道她們大概是愛我的斜皮帶和皮綁腿，況且我那時有惟一的戀人。」戰場靜我是第一次被女子俘獲，被你俘獲！」

「依未來主義說，被俘獲，該也是一種刺激罷？」靜又問，從心的深處發出愉快的笑聲來。強的回答是一個長時間的接吻。

熱情的衝動，在靜的身上擴展開來；最初只是心頭的微跳，漸漸呼吸急促，全身有一種潮熱。她緊緊地抱住了強，臉貼着臉，她自覺臉上烘熱得利害，她完全忘記有週圍一切的存在。有世間的存在，只知道她的存在。她的小口，本能地接着強的嘴唇，微微吐露她的舌尖。她覺得身體飄飄地望上浮，渴念強壓住她。

「着！一股壯大的急流，打在這一對人兒坐着的大石頭根上，噴出傘樣大的半圈水珠。靜的紗衫的下幅，被水打溼，冷的刺激，將她從溫柔裏拉出來。」

「一山洪來了，可不是玩的！」強驚覺似的高喊了一聲，他的壯健的臂膊把靜橫抱了，兩步就跳到了岸上。

「着！那大石頭邊激起更高的水花來；如果他們還坐着，準是全身溼透了。強第二次下去撈取了他的浸溼的軍衣。」

「我們衣服都溼了。」他提着溼衣微笑地說。

靜低頭看身上，紗衫的下幅還在滴下細小的水珠。

太陽在不知什麼時候早已躲避得毫無蹤跡，白茫茫的雲氣正跨過了西首的山峯，包圍過來。風景是極好，但山中遇雨卻也可怕。靜倚着強的肩膀，懶懶地立着。

「我們回去罷。」強撫摩靜的頭髮，游移不決地說。

「我軟軟的，走不動了。」靜低聲回答，眼波掠過強的面孔，獻出一個迷人的微笑。

雲氣已經遮沒了對面的峭壁，裹住了他們；鑽進他們的頭髮，侵入他們的襯衣裏。靜覺得涼意淪淪，肌髓異常的舒適。

「我個地方避過這陣雨再回去，你的身體怕受不住冷雨。」

靜同意地領首。

強的在野外有經驗的銳眼，立刻看見十多步外有一塊突出的巖石，足可掩護兩個人。他們走到巖石下時，黃豆大的雨點已經雜亂地打下來。幾股挾着黃土的臨時泉水從山上沖下來，聲勢很可怕。除了雨聲水聲，一切動植都沒有聲息。

在巖石的掩護下，強坐在地上，靜偎在他的懷裏；她已經脫去了半溼的紗衫，只穿着連褲的汗背心了。冷雨的寒氣侵襲，逐漸有力，靜緊緊貼在強的胸前，愉快地領受男性的肉的烘熱。

兩人都沒有話，雨聲蓋過了一切聲響，除了靜女士的低聲喚着：「惟力！」

一四

一星期的時間，過的很快。這是一個狂歡的星期，肉感的星期。

每天上午九點後，靜和強帶了水果乾糧，出去遊山；他們並不遊規定的名勝，只是信步走去。在月夜，他們到那條「洋街」上散步，坐在空着的別墅的花園裏，直到涼露沾溼衣服，方才回來。愛的戲謔，愛的撫弄，充滿了他們的遊程。他們將名勝的名字稱呼靜身上的各部分；靜的乳部上端隆起處被呼爲「捨身屋」，因爲強常常將頭面埋在那裏，不肯起來。新奇的戲謔，成爲他們每日惟一的事情。他們忘記了一切，恣情地追尋肉的享樂。靜寄給王女士的一封信中有這麼幾句話：

「目前的生活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愉快的生活。詩姊，你不必問我每日作些什麼。愛的戲謔，你可以想得到的。我們在此沒遇見過熟人，也不知道山下的事；我們也不欲知道。這里是一個戀愛的環境，尋歡的環境。我以爲這一點享樂，對於我也有益處。我希望從此改變了我的性格，不再消極，不再多愁。此地至多再住一月，就不適宜了，那時我們打算回到我家裏去。惟力也願意。希望你能

够來和我們同遊幾天的山。」

那時，靜對於將來很有把握。強是一個聰明血性的少年，受過高等教育，雖然脾氣古怪些，太好強烈的刺激，是一個熱情奔放的人，但是現代的青年誰個不是這般的；至於在戀愛方面，強可算一個最忠實最可靠的男子。戀愛本不足以動他的心，但現在靜的女性的怯弱和溫婉，將這剛強的男子融化了。靜的聰明和多識又使他敬佩。他確是真心愛着她。靜曾經把將來的計畫和他談過，她勸他暫時脫離了軍籍，專研究政治經濟和軍事學，確定了宗旨再出來辦事。她說軍營中的生活會使一個人的性格漸漸硬化簡單化。她又說軍人沒有政治知識是很危險的。強對於這些話都同意。他原來是一個頭腦清楚的人。

但是，美滿的預想，總不能圓滿地實現。靜的甜蜜的希望，突然又遇到了挫折。第二星期的第四天，靜和強正預備照例的出外游玩，旅館的茶房引進來一個軍裝的少年。他和強親熱的握過了手，便匆匆拉了強出去，竟沒有和靜招呼。大約有半小時之久，強方才回來，神色有些異樣。

「有什麼事罷？」靜很憂慮的問。

「不過是些軍隊上的事，不相干的，我們出去遊山罷。」

強雖然很鎮定，但是靜已經看出他心裏有事。他們照舊的出去，依着靜的喜歡，走那條「洋街」一路。上，兩人例外地少說話，強似乎確有什麼事籠在心頭，靜則在猜度他的心事。

他們走到了「內地公會」的園子裏，靜說要休息了，拉強坐在草地上。她很嬌柔的靠在他身上，逗着

他說笑，因為洋人都沒上山來，道「內地公會」的大房子全體空着，園子裏除了他們倆，只有樹葉的絮語。靜決定要弄明白強有了什麼心事，她的談話漸漸轉到那目標上。

「惟力，今天來的那個人是你的好朋友罷？」靜微笑地問，捏住了強的手。

強點着頭回答：「他是同營的一個連長。」

「也是連長。」靜笑着又說，「惟力，他和你講些什麼事，可以給我知道麼？」

這少年有些窘了。靜很盼切地看着他，等待他的回答。他拿起靜的手來貼在自己的心口，靜感覺他的心在跳。

「靜，這件事總是要告訴你的。」他毅然說，「日內南昌方面就要有變動，早上來的人找我去打仗。」

「你去麼？惟力？」靜迫切地問。

「我還沒脫離軍籍，靜，你想我能够不答應麼？」他在靜的頰上親了一個告罪的吻。

「惟力，你不如趕快告了病假。」

「他已經看見我好好的沒有病。」

「究竟是和那些人打仗？」

「他們要回南去，打我的家鄉。」

靜已經看出來，她的愛人已經答應着再去帶兵，她覺得什麼都完了。她的空中樓閣的計畫，全部推翻。

了她忍不住滴下眼淚來。

「靜，不要傷心，打仗不一定便死。」強擁抱靜在懷裏，安慰她。「我現在最焦灼的，就是沒有安頓你的好法子。」

「我跟你走！」靜忽然勇敢地說。「你再受傷，我仍舊看護你，要死，也死在一處。」眼淚還是繼續的落下來。

「這次行軍一定很辛苦，」強搖着頭說，「況且多是山路，你的身體先就吃不住。」

靜嘆了口氣，她絕望了。她倒在強的懷裏，很傷心地哭。

回到旅館時，靜的面色十分難看，她的活潑，她的笑容，全沒有了。她惘惘然被強挽着到了房裏，就撲在牀上。一切安慰，一切解釋，都沒有效。

環境的逆轉，又引起了靜對於一切的懷疑。一切好聽的話，好看的名詞，甚至看來是好的事，全都靠得住麼？靜早都親身經驗過了，結果只是失望。強的愛，她本來是不疑的；但現在他忘記了她了。這個未來主義者以強烈的刺激為生命，他的戀愛，大概也是滿足自己的刺激罷了。所以當這一種刺激已經太多而漸覺麻木的時候，他又轉而追求別的刺激——戰場的生活。

在愁悶的苦思中，這晚上，靜輾轉翻身，整夜不曾合眼。然而在她身旁的強卻安然熟睡。他將極度的悲痛注入了靜的靈魂，他自己卻沒事人兒似的睡着了。男子就是這樣的一種怪物呵！靜轉為忿恨了她恨強。

恨一切男子。她又回復到去夏初入醫院時的她了。她決定不再阻止強去打仗自己呢也不再在外找什麼「光明的生活」了。達觀知命的思想，暫時引渡靜離開了苦悶的荊棘。天快亮時，她也沈沈入睡了。

但是第二天強竟不走。靜不欲出去遊玩，他就陪着在房裏，依舊很親熱，很愛她，也不提起打仗。靜自然不再提及這件事了。他們倆照常的過了一天。靜是半消極地受強的撫愛。她太愛他了，她並且心裏感謝他到底給了她終生不忘的快樂時光；現在他們中間雖然似乎已經完了，但靜還寶貴這煞尾的快樂，她不忍完全抓破了自己的美幻，也不忍使強的靈魂上留一些悲傷。

第三天強還是不說走。打仗的事，似乎他已經完全忘了。

「惟力，你幾時走呢？」

靜忍不住，先提出這可怕的問題。

「我不走了。」強婉笑地回答。「從前，我的身子是我自己的；我要如何便如何。現在，我這身子和你共有了，你的一半不答應，我只好不走。」

這幾句話鑽入靜的耳朵，直攻到心，異常的悲酸。她直覺到前夜悲痛之中錯怪了她的心愛的人兒了。強還是她的最忠實的愛人，最愛惜她的人。她感動到又滴下眼淚來。她擁抱了強，說不出話。

靜的溫婉的女子的心，轉又憐憫她的愛人了；她知道一個人犧牲了自己的主張是如何痛苦的——雖然是爲所愛者犧牲。打仗是男兒的天職，爲了自己的私愛，迫着強不得不拋棄應盡的本分，難道是應該

的麼？在光韻以為強要從軍，又便是對於自己的戀愛已經冷卻，所以痛苦之中又兼忿懣，現在她明白了強的心理，認定了強的堅固的愛情，她不但自慰，且又自傲了。她天性中的利他主義的精神又活動起來。

「惰力，你還是去罷。」靜摸着強的面頰，安詳地而又堅決地說：「我已經澈底想過，你是應該去的。天幸不死，我們還是年青，還可以過快樂的生活，還可以實行後半世的計畫！不幸打死，光榮的死，我也愉快，我終生不忘你我在這短促的時間內所有的寶貴的快樂！」

「我不過帶一連兵，去不去無足重輕。」強搖搖頭回答：「我看得很明白：我去打仗的，未必準死；靜，你不去打仗的，一定要悶死。你是個神經質的小妹妹，寂寞煩悶的時候，會自殺的。我萬不能放你一個人在這裏！」

「平淡的生活，恐怕也要悶死你。惰力，你是未來主義者。」

「我已經拋棄未來主義了。靜，你不是告訴我的麼？未來主義只崇拜強力，卻不問強力之是否用在正當。我受了你的感化了。」他在靜的嘴上親了一個敬愛的吻。「至於打仗，生在這個時代，還怕沒機會打仗麼？我一定不去。也許別人笑我有了戀愛就怕死，那也不管了。」

「不能，惰力，我不能讓你被別人恥笑！」

強搖搖頭微笑，沒有回答。

現在是靜的理性和強的感情在暗中掙扎。

門上來了輕輕的叩聲，兩人都沒覺到。門開了一條縫，現出一個女子的笑面來。靜先看見了，她喊了一聲，撇開強，跑到門邊，女子也笑着進來了。

「詩陶！你怎麼來的？」靜抱了王女士，快樂到聲音發顫。

和強介紹過以後，王女士的活潑的聲音就講她最近的事，簡單地收束道：「所以東方明也隨軍出發了。我想回上海去，順路來看望你們。」

「惟力，現在你當真可以放心走了。」靜很高興的說，「王姊姊伴着我，比你自已還妥當些。」她發出真心的愉快的笑。

三個人交換了意見之後，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強仍舊實踐他的從軍的宿諾，靜回家，王女士住到靜的家裏去。

因為時機迫促，強立刻就須下山去。他挽着靜的手說道：

「靜，此去最多三個月，不是打死，就是到你家裏！」

一對大淚珠從他的細長眼睛裏滾下來，落在靜的手上。

「惟力，你一定不死的。」靜女士很勇敢地說，她拏起強的手來放在自己胸口，「我準備着三個月後尋快樂的法兒罷。」

她極嫵媚的笑了一笑，擁抱了強。

對王女士行了個軍禮，強終於堅定地走了。到房門邊，忽又回身說道：

「王女士，我把靜託付給你了！」

「強連長，我也把東方明託付給你了！」王女士笑着回答。

靜看着強走得不見了，回身望牀上一倒，悲梗的聲音說道：

「詩姊！我們分離後，我簡直是做了一場大夢！一場太快樂的夢！現在夢醒，依然是你和我。我只知道慧這來怎樣了！」

「儉慧那樣的人，決不會吃虧的。」

這是王女士的回答。

